顔氏家訓序

北齊黄門侍郎顔之推學優才贍山高海深常雖黄朝廷品藻人物為書七卷式範千葉號曰顔氏家訓雖然子史同波抑是五言蓋代其中破疑遣惑在廣雅之右鏡吴燭愚出世說之左唯較量佛事一篇窮理盡性也余曾於客舍論公製作弘與衆或難余曰小小者耳何是為懷余輙請主人紙筆便録擊（烏煥反）撑（宣）慧（歲）豹（藥）偈（鏢）懸（於計反）廢刻（彦移）秤（昨延切）等九字以示之方始驚駭余曰凡字以詮義字猶未識義安能見捉云小小頗（亦）怨衆乃謝余令為解釋余遂作音義以曉之豈慙法言之論定即定矣實愧

孫炎之侶行即行焉云尔序中五言義未詳

顔氏家訓目録

北齊黄門侍郎顔之推撰

第一卷　序致　教子　兄弟

第二卷　後娶　治家

第三卷　風操　慕賢

第四卷　勉學

第五卷　文章　名實　涉務

省事　止足　誡兵
第六卷　養生　歸心
第七卷　書證　雜藝　終制
音辭

顏氏家訓目錄

序致　教子　兄弟
後娶　治家

顏氏家訓卷第一

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撰

序致第一

夫聖賢之書教人誠孝慎言檢迹立身揚名亦已備矣魏晉已來所著諸子理重事複遞相模範猶屋下架屋牀上施牀尒吾今（一本無今字）所以復為此者非敢軌物範世也業以整齊門內提撕子孫夫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誡不如傅婢之指揮止凡人之鬬閱則堯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誨

諭吾望此書為汝曹之所信猶賢於傳婢寡妻矣

吾家風教素為整密昔在齠齔便蒙誨誘每從翼翼兩兄曉夕溫凊規行矩步安辭定色短鉛引鉛口長舌短索莫翼翼若朝嚴君焉賜以優詞問所好尚塗離勵色不懇篤年始九歲便丁荼蓼家道尚儉凡人之所威導陶染自肆欲輕率無心共教然慈兄鞠養苦辛備至有仁無威導習若水不自常性情競夜覺曉非今悔昨失非徒憐古書教子第二

讀禮傳微愛屬文頗為凡人知砥礪示百切雖洗盪二十三十夜已後大過稀烏每常然卒

訓不備邉幅年十八少砥礪習染肆不百長翼從

難洗盪二十三十夜已後大過稀烏每常然卒

以至於斯追思平昔之指銘肌鏤骨非徒古書教

敵性與情競覺曉非今悔昨失自憐無共

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古者聖王有胎教之法懷子三月出居別宮目不邪視耳不妄聽音聲滋味以禮節之書之玉版藏諸金匱子生咳啼見笑也咳小兒笑也

喜怒便加教誨使可省答罰父母威嚴而有慈愛每不能然飲食運

師保固明仁孝禮義仁本作義孝導習

孩提之童知愛親敬長因而教之

孩提一本作孩也

凡庶縱不能盡當及嬰稚識人顏色知人

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不能嚴而有慈愛則為使止則為使止則比及數歲生

為恣其所慾宜誡翻騎作一訓本橋本作一無改本云悔而已習方復作一作乃本嗤本制至有識知謂法當爾之捶撻至死而無怨增一怨本云懊云逮于成長終為敗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俗諺曰教婦初來教兒嬰孩誠哉斯語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惡但重於訶怒傷其顏色不忍楚撻慘其肌膚爾當以疾病為諭安得不用湯藥鍼艾救之哉又宜思勤督訓者可願苛虐於骨肉乎誠不得已也王大司馬母魏夫人性甚嚴正王在溫城時為三千人將年踰四十少不如意猶捶撻之故能成其勳業梁元帝時有一學士聰敏有才為父所寵失於教義一言之是徧於行路終年譽之一行之非擒藏文飾冀其自改年登婚宦暴慢日滋竟以言語不擇為周逖抽腸釁鼓云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此不狎之道也抑搔養痛懸衾篋枕此不簡之教也或問曰陳亢喜聞君子遠其子何謂也對曰有是也蓋君子之不親教其子也詩有諷刺之詞禮有嫌疑之誡書有悖亂之事春秋有褒僻之譏易有備物之象皆非父子之可通故不親授爾其意通見

齊武成帝子瑯琊王太子母弟也生而聰慧帝及后並篤愛之衣服飲食與東宮相準帝每面稱之曰此點兒也當有所成及太子即位王居別宮禮數優僭不與諸王等太后猶謂不足常以為言十許歲驕恣無節器服玩好必擬乘輿常朝南殿見典御進新氷鉤盾獻早李還索不得遂大怒詢曰至尊已有我何意無不知分齊率皆如此識者多有叔段州吁之譏後嫌宰相遂矯詔斬之又懼有救乃勒麾下軍士防守殿門既無反心受勞而罷後竟坐此幽薨人之愛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賢俊者自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更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為之趙王之斃父實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表紹之地裂兵亡可為靈龜明鑒也

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俛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一本作用）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為之

兄弟第三

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盡此三而已矣自茲以往至于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為

重者也不可不篤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行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行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疏薄矣今使疏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為傍人之所移者免矣

二親者既歿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響愛先人之遺體惜己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兄弟之際異易一字本作於他人望深則易怨他親則易弛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頹毀之慮如雀鼠之不卹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為雀鼠妻子之為風雨甚哉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群從疏薄則僮僕為讎敵矣如此則行路皆踖其面而蹈其心誰救之哉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歡笑而失敬於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或將數萬之師得其死力而失恩於弟者何其能疏而不能親也娣姒者多爭之地也使骨肉居之亦不若各歸四海感霜露而相思佇日月之相望也況以行路之人處多爭之地能無間者鮮矣所以然者

以其當公務而執私情。處重責而懷薄義也。若能恕己而行。推子而撫。則此患不生矣。

人之事兄。不可同之事父。何怨愛弟不及愛子乎。是反照而不明也。沛國劉璡嘗與兄瓛連棟隔壁。瓛呼之。數聲不應。良久方應。瓛怪問之。乃云。向來不着衣帽故也。以此事兄。豈以免矣。

江陵王玄紹、弟孝英、子敏、兄弟三人。特相愛友。所得甘旨新異。非共聚食。必不先嘗。孜孜色貌。相見如不足者。及西臺陷沒。玄紹以形體魁梧。為兵所圍。二弟爭共抱持。各求代死。終不得解。遂并命焉。

後娶第四

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以賢父御孝子。合得終於天性。而後妻間之。伯奇遂放。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吉甫。王駿喪妻。亦謂人曰。我不及曾參。子不如華元。並終身不娶。此等足以為誡。其後假繼慘虐。孤遺離間骨肉。傷心斷腸者。何可勝數。慎之哉。慎之哉。

江左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媵終家事。齊癖蚊虻。或不能免。限以大分。故稀聞之恥。河北鄙於側出。不預人流。是以必須重娶。至於三四。母年有少於子者。後母之弟。與前婦之兄。衣服飲食。爰及婚宦。至于士庶貴賤之隔。俗以為常。身沒之後。辭訟盈公門。謗辱彰道路。子誣母

為妾弟黜兄為傭播揚先人之辭迹暴露祖考之長短以求直己者往往而有悲夫自古奸臣佞妾以一言陷人者衆矣況夫婦之義曉夕移之婢僕求容助相說引積年累月安有孝子乎此不可不畏

凡庸之性後夫多寵前夫之孤後妻必虐前妻之子非唯婦人懷嫉妬之情丈夫有沉惑之僻亦事勢之然也前夫之孤不敢與我子爭家提携鞠養積習生愛故寵之前妻之子每居己生之上宦學婚嫁莫不為防焉故虐之異姓寵則父母被怨繼親虐則兄弟為讎家有此者皆門戶之禍也

思魯等從舅殷外臣博達之士也有子基諶皆已成立而再娶王氏基每拜見後母感慕嗚咽不能自持家人莫忍仰視王亦悽愴不知所容旬月求退便以禮遣此亦悔事也

後漢書曰安帝時汝南薛包孟嘗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歐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取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頓廢猶也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

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還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也。

治家第五

夫風化者。自上而行於下者也。自先而施於後者也。是以父不慈則子不孝。兄不友則弟不恭。夫不義則婦不順矣。父慈而子逆。兄愛而弟傲。夫義而婦陵。則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攝。非訓導之所移也。笞怒廢於家。則豎子之過立見。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治家之寬猛。亦猶國焉。孔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又云。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然則可儉而不可吝也。儉者。省約為禮之謂也。吝者。窮急不卹之謂也。今有奢則施。儉則吝。如其施而不奢。儉而不吝。可知。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蓄。園場之所產。雞豚之善。塒圈之所生。爰及棟宇器械。樵蘇脂燭。莫非種植之物也。至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為生之具。以足。但家無鹽井。今北土風俗。率能躬儉節用。以贍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

梁孝元世。有中書舍人。治家失度。而過嚴刻。妻妾遂共貨刺客。伺醉而殺之。

世間名士。但務寬仁。至於飲食饟饋。僮僕減損。施惠然諾。妻子節量。狎侮賓客。侵耗鄉黨。此亦為家之巨蠹矣。

齊吏部侍郎房文烈未嘗嗔怒。經霖雨絕糧。遣婢糴米。因爾逃竄。三四許日。方復擒之。房徐曰。舉家無汝。何處來。竟無捶撻之意。（一本無之字兩字）嘗寄人宅。奴婢徹屋為薪。略盡。聞之顰蹙。卒無一言。

裴子野有疎親故屬。飢寒不能自濟者。皆收養之。家素清貧。時逢水旱。二石米為薄粥。僅得徧焉。躬自同之。常無厭色。鄴下有一領軍。貪積已甚。家童八百。誓滿千人。朝夕每人一（本無兩字）每肴膳以十五錢為率。遇有客來。便無以為後坐事伏法。籍其家產。麻鞋一屋。弊衣數庫。其餘財寶不可勝言。南陽有人為生與博。性殊儉吝。冬至後。女壻謁之。乃設一銅甌酒。數臠麞肉。壻恨其單率。一舉盡之。主人愕然。俛仰命盈。如此者再。退而責其女曰。某郎好酒。故汝嘗（一本作常字）貧及其死後。諸子爭財。兄遂殺弟。婦主中饋。唯事酒食衣服之禮。卻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助其不足。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

江東婦女。略無交遊。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間。

未相識者唯以信命贈遺致殷勤焉鄴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車乘填街衢綺羅盈府寺代子求官為夫訴屈此乃恒代之遺風和南間脅素皆事外飾車乘衣服必貴齊整家人妻子不免飢寒河北人事一字本作多由內政綺羅金翠不可廢闕羸馬頟奴僕充而已唱和之禮或爾汝之河北婦人織紝組紃之事黼黻錦繡羅綺之工大優於江東也太公曰養女太多一費也陳蕃曰盜不過五女之門女之為累亦以深矣然天生蒸民先人遺體其如之何世人多不舉女賊行骨肉豈當如此而望福於天乎吾有疏親家饒妓媵誕育將忍便遣閹豎守之體有不安寵寬倚戶若生女者輒持將去母隨號泣莫敢救婦人之性率寵子壻而虐兒婦寵壻則兄弟之之使人不忍聞也怨生焉虐婦則婦妹之讒行焉然則女之行留皆得罪於其家者母實為之至有諺云落索阿姑餐此其相報也家之常弊可不誡哉

婚姻素對靖侯成規近世嫁娶遂有賣女納財買婦輸絹比量父祖計較錙銖青多還少市井無異或猥壻在門或傚婦擅室貪榮求利反招羞恥可不慎歟

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

朱刻蟲
朱刻鼠

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得後起。故無損敗。人不歌其求假焉。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秩。多為童幼婢妾之所點汙。風雨尺蠹之所毀傷。實為累德。吾每讀聖人之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朱刻蟲作鼠）吾家巫覡禱請。絕於言議。符書章醮。亦無祈焉。並汝曹所見也。勿妖妄之費。

顏氏家訓卷第一

顏氏家訓卷第二　慕賢

風操

風操第六

吾觀禮經。聖人之教。箕箒之節。咳唾唯諾。執燭沃盥。皆有節文。亦為至矣。但既殘缺。非復全書。其有所不載。及世事變改者。學達君子。自為節度。相承行之。故世號士大夫風操。而家門頗有不同。所見互稱長短。然其阡陌。亦自可知。昔在江南。目能視而見之。耳能聽而聞之。蓬生麻中。不勞翰墨。汝曹生於戎馬之間。視聽之所不曉。故聊記。以傳示子孫。禮云。見似目瞿。聞名心瞿。有所感觸。惻愴心眼。

若在從容平常之地幸須申其情𠯑必不可避亦當忍之猶如伯叔兄弟酷類先人可得終身腸斷與之絕耶又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君所無私諱蓋知聞名須有消息不必期於顛沛而走也梁世謝舉甚有聲譽聞諱必哭為世所譏又臧逢世臧嚴之子也篤學修行不墜門風孝元經牧江州遣往建昌督事郡縣民庶競修箋書朝夕輻輳凡案盈積書有稱嚴寒者必對之流涕不省取記多廢公事物情怨駭竟以不辦而還此並過事也近在揚都有一士人諱審而與沈氏交結周厚沈與其書名而不姓此非人情也凡避諱者皆須得其同訓以代換之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修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為布皓呼腎腸為腎修也梁武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為絹乃謂銷鍊物為銷絹物恐乖其義或有諱雲呼紛紜為紛煙有諱桐者呼梧桐樹為白鐵樹便似戲笑𠯑周公名子曰禽孔子名兒曰鯉止在其身自可無禁至若衛侯魏公子楚太子皆名蟣虱長卿名大子王修名狗子上有連及理未為通古之所行今之所笑也北土多有名皂為驢駒豚子者使其自稱及兄弟所名亦何忍哉前漢有尹翁歸後漢有鄭翁歸梁家亦有孔翁歸又有顧翁寵晉代有許思妣孟少孤如此名字幸當避之今人避諱

更急於古。凡名子者。當為孫地。吾親識中。有諱襄。諱周。諱清。諱和。諱禹。交疏造次。一座百犯。聞者辛苦。無憀賴焉。昔司馬長卿慕蘭相如。故名相。顧元歎慕蔡邕。故名雍。而後漢有朱張字。孫卿。許暹字顏回。梁世有庾晏嬰。祖孫登。連古人姓為名字。亦鄙扌也。昔劉文饒不忍罵奴為畜產。今世愚人。遂以相戲。或有指名為豚犢者。有識傍觀。猶欲掩耶。況當之者乎。近在議曹。其平章百官秩祿。有一顯貴。當世名世。意嫌所以過厚。齊朝有一兩士族文學之人。謂此貴曰。今日天下大同。須為百代典式。豈得尚作關中舊意。明公定是陶朱公大兒。彼此歡笑。不以為為嫌。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其父曰家父。母為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及南北風俗。言其祖及二親。無云家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尤凡與人言。言已世父。以次第稱之。不云家者。以尊於父。不敢家也。凡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則以夫氏稱之。在室。則以次第稱之。言禮成他族。不得云家也。子孫不得稱家者。輕略之也。蔡邕書集。呼其姑女為家姑。家姊。班固書集。亦云家孫。今並不行也。凡與人言。稱彼祖父母。世父母。父母。及長姑。皆加尊字。自叔父母已下。則加賢字。尊卑

之差也王羲之書稱彼之母與自稱己母同不云尊字今所非也南人冬至歲首不詣喪家若不修書則過節束帶以申慰北人至歲之日重行弔禮禮無明文則吾不取南人賓至不迎相見揖手而不揖送客下席而已北人迎送並至門相見則揖皆古之道也吾善其迎揖昔者王侯自稱孤寡不穀自茲以降雖孔子聖師與門人言皆稱名矣後雖有臣僕之稱行者蓋亦寡焉江南輕重各有謂號具諸書儀北人多稱名者乃古之遺風吾善其稱名焉言及先人理當感慕古者之所易今人之所難江南人事不獲已乃陳文墨情情無自言者本一無此字須言關閱必以文翰罕有面論者此人無可便介話說及相訪問如此之事不可加於人也人加諸己則當避之名位未高如為勳貴所逼隱忍方便速報取了勿使作一本取煩重感辱祖父若沒言須及者則斂容肅坐稱大門中世父叔父則稱從兄弟門中兄弟則稱亡者子某門中各以其尊卑輕重為容色之節皆變於常若與君言雖變於色猶云亡祖亡伯亡叔也吾見名士亦有其亡兄弟為兄子弟子門中者亦未為安帖也北土風俗一本無字都不行此太山羊侃梁初入南吾近至鄴其兄子肅訪侃委曲

吾答之云卿從門中在梁如此如此肅曰是我親第七亡叔非從也祖孝徵在坐先知江南風俗乃謂之云賢從弟門中何故不解古人皆呼伯父叔父而今世多單呼伯叔從父兄弟姊妹已孤而對其前呼其母為伯叔母此不可避者也兄弟之子已孤與他人言對孤者前呼為兄弟子頗為不忍北土人多呼為姪案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竝是對姑立稱晉世已來始呼叔姪今呼為姪於理為勝也

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有王子侯梁武帝弟出為東郡與武帝別帝曰我年已老與汝分張甚以（一本作心字）惻愴數行淚下侯遂密雲被然而出坐此被責飄颻舟渚一百許日卒不得去北間風俗不屑此事岐路言離歡笑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淚者腸雖欲絕目猶爛然如此之人不可強責

凡親屬名稱皆須粉墨不可濫也無風教者其父已孤呼外祖父母與祖父母同使人為其不喜聞也雖質於面皆當加外以別之父母之世叔父皆當加其次第以別之父母之世叔母皆當加其姓以別之父母之羣從世叔父母及從祖父母皆當加其爵位若姓以別之河北士人皆呼外祖父母為家公家母江南田里間亦言之以家代外非吾所識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

從祖有族祖江南風俗自茲已往高秩者通呼為尊同昭穆者雖百世猶稱兄弟若對他人稱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雖三二十世猶呼為從伯從叔梁武帝嘗問一中士人曰卿北土何故不知有族荅曰骨肉易疎不忍言族今當時雖為敏對於禮未通吾嘗問周弘讓曰父母中外姊妹何以稱之周曰亦呼為丈人自古未見丈人之稱施於婦人也吾親表所行若父屬者為某姓姑母屬者為某姓姨中外丈人之婦猥俗呼為丈母士大夫謂之王母謝母云而陸機集有與長沙顧母書乃其從叔母也今所不行齊朝士子皆呼祖僕射為祖公全不嫌有所涉也乃有對面以相為字本作戲者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為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呂后微時嘗字高祖為季至漢爰種字其叔父曰絲王冊與侯霸子語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名亦呼為字字固因呼為字尚書王元景兄弟皆號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一皆諱之其餘不足怪也

禮問傳云斬縗之哭若哭若往而不反齊縗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哭而倚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也孝經云哭不倚皆論哭有輕重質文之聲也禮以哭有言者為號然則

哭亦有辭也江南喪哭時有哀訴之言今山東重喪則唯呼蒼天朞功以下則唯呼痛深便是號而不哭

江南凡遭重喪若相知者同在城邑三日不弔則絕之除喪雖相遇則避之怨其不已憫也有故及道遥者致書可也無書亦如之北俗則不今江南凡弔者主人之外不識者不執手識輕服而不識主人則不於會所而弔他日修名詣其家

陰陽說云辰為水墓又為土墓故不得哭王充論衡云辰日不哭哭則重喪今無教者辰日有喪不問輕重舉家清謐不敢發聲以辭弔客道書又曰晦歌朔哭皆當有罪天奪之算喪家朔望哀感彌深寧當惜壽又不哭也亦不諭（一本無亦字）諭偏傍之書死有歸殺子孫逃竄莫肯在家畫瓦書符作諸猒勝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外列灰祓送家鬼章斷注連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彈議所當加也

己孤而履歲及長至之節無父拜母祖父母世叔父母姑兄姊則皆泣無母拜父外祖父母舅姨兄姊亦如之此人情也

江左朝臣子孫初釋服朝見二宮皆當泣涕二宮為之改容頗有膚色充澤無哀感者梁武薄

其為人多被抑退裴政出服問訊武帝貶瘦枯槁涕洒滂沱武帝目送之曰裴之禮不死也

二親既歿所居齋寢子與婦弗忍入焉北朝頓丘李（太上御名）夫人（太上御名）母劉氏夫人宋廣州刺史纂之孫女故閑弗忍開入也夫人亡後所住之堂終身鎌（太上御名）猶染江南風教其父奬為揚州刺史鎮壽春遇害（太上御名）嘗與王松年祖孝徵數人同集談讌孝徵善畫遇有紙筆圖寫為人頃之因割鹿（太上御名）而無他意（太上御名）愴然動尾戲截畫人以示（太上御名）邑便起就馬而去舉坐驚駭莫測其情祖君尋悟方深反側當時罕有能感此者吳郡陸襄父閑被刑襄終身布衣蔬飯雖薑菜有切割皆不忍食居家唯以掐摘供廚江陵姚子篤母以燒死終身不忍噉炙預章熊康父以醉而為奴所殺終身不復嘗酒然禮緣人情恩由義斷親以喪死亦當不可絕食也（一本無當字有也字一本有當字無也字）

禮經父之遺書母之杯圈感其手口之澤不忍讀用政為常所講習讎校繕寫及偏加服用有迹可思者尒若尋常墳典為生什物安可悉廢之乎既不讀用無容散逸唯當緘保以留後世尒思魯等第四舅母親吳郡張建女也有第五妹三歲喪母靈牀上屏風平生舊物屋漏沾濕出暴曬之女子一見伏牀流涕家人怪其不起乃往抱持薦席淹清精神傷沮不能飲食將以

問醫醫診脉云腸斷矣因尒便吐血數日而亡

中外憐之莫不悲歎

禮云忌日不樂正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衆務尒必能悲慘自居何限於深藏也世人或端坐奥室不妨言笑盛營甘美厚供齋食迫有急卒密戚至交盡無相見之理蓋不知禮意乎魏世王修母以社日亡來歲有（一本作一字一本作云来歲社）社脩感念哀甚隣里聞之為之罷社今二親喪亡偶值伏臘分至之節及月小晦後忌之日（一本作所字）所經此日猶應感（一本作思）慕異於餘辰不預飲讌聞聲樂及行遊也

劉縚緩緩兄弟並為名器其父名昭一生不為照字唯依爾雅火傍作名尒然凡文與正諱相犯當自可避其有同音異字不可悉然劉字之下即有昭音呂尚之兒如不為上趙壹之子儻不作一便是下筆即妨是書皆觸也嘗有甲設讌席請乙為賓而旦於公庭見乙之子問之曰尊侯早晚顧宅乙子稱其父已往時以為笑如此比例觸類慎之不可陷於輕脫

江南風俗兒生一朞為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鍼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愚智名之為試兒親表聚集致燕享焉自茲已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酒食之事尒無教

之徒雖已孤露其日皆為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帝（一本帝字無）年少之時每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常設齋講自阮修容薨殁之後此事亦絶

人有憂疾則呼天地父母自古而然今世諱避觸途急切而江東士庶痛則稱禰禰是父之廟號父在無容稱廟父殁何容輒乎蒼頡篇有偡（下交反痛聲也）字訓詁云痛而謼也（謼人故反）音羽罪反今北人痛則呼之聲類音于耒反今南人痛或呼之此其音隨其鄉俗並可行也

梁世被繫劾者子孫弟姪皆詣闕三日露跣陳謝子孫有官自陳解職子則草屩麻衣蓬頭垢面周章道路要候執事叩頭流血申訴寃枉若配徒隸諸子並立草庵於所署門不敢寧宅動經旬日官司驅遣然後始退江南諸憲司彈人事事雖不重而以教義見辱者或被輕繫而身死獄戶者皆為死（一本作怨字）讐子孫三世不交通矣到洽為御史中丞初欲彈劉孝綽其兄溉先與劉善苦諫不得乃詣劉涕泣告別而去

兵凶戰危非安全之道古者天子喪服以臨師將軍鑿凶門而出父祖伯叔若在軍陣貶損自居不宜奏樂讌會及婚冠吉慶事也若居圍城之中憔悴容色除去飾玩常為臨深履薄之狀焉

父母疾篤醫雖淺雖少則涕泣而拜之以求哀也梁孝元在江州嘗有不豫世子方等親拜中兵參軍李猷焉（一本無焉字）四海之人結為兄弟亦何容易必有志均義敵令終如始者方可議之一介之後命子拜伏呼為丈人中父交（一本作友）之敬身事彼親亦宜加禮比見北人甚輕此節行路相逢便定昆季望年觀貌不擇是非至有結父為兄託子為弟者

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餐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晉文公以沐辭豎頭須致有圖反之誚門不停賓古所肯也失教之家閤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為恥黃門侍郎裴之禮好待賓客或有此輩對賓杖之僮僕引接折旋俯仰莫不肅敬與主無別（一本裴之禮對賓杖之其門生僮僕仰辭色應對莫不肅敬與主無別也）

慕賢第七

古人云千載一聖猶旦暮也五百年一賢猶比鄰也言聖賢之難得疏闊如此儻遭不世明達君子安可不攀附景仰之乎吾生於亂世長於戎馬流離播越聞見已多所值名賢未嘗不神醉魂迷向慕之也人在少年神情未定所與款狎重清陶染言笑舉對無心於學潛移暗化自然似之何況操履藝能較明易習者也是以與

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也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也墨翟悲於染絲是之謂矣君子必慎交遊焉孔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顏閔之徒何可世得但優於我便足貴之世人多蔽耆耳賤目重遙輕近少長周旋如有賢哲每相狎侮不加禮敬他鄉異縣微藉風聲延頸企踵甚於飢渴校其長短覈其精粗或能彼(一本云校長短覈其精不能如此矣)所以魯人謂孔子為東家丘昔虞國宮之奇少長於君君狎之不納其諫以至亡國不可不留心也用其言棄其身古人所恥凡有一言一行取於人者皆顯稱之不可竊人之美以為己力雖輕雖賤者必歸功焉竊人之財刑辟之所處竊人之美鬼神之所責梁孝元前在荊州有丁覬者洪亭民尒頗善屬文殊工草隸孝元書記一皆使典之軍府輕賤多未之重恥令子弟以為楷法時云(一本無時云字)丁君十紙不敵王君一字(一本云王褒數字)吾雅愛其手迹常所寶持孝元嘗遣典籤惠編送文章示蕭祭酒祭酒問云君王比賜書翰及寫詩筆殊為佳手姓名為誰邪得都無聲問編以實荅子雲歎曰此人後生無比遂不為世所稱亦是奇事於是聞者少復刮目稍仕至尚書儀曹郎末為晉安王侍讀隨王東下及西臺陷殁簡牘湮散丁亦尋卒於揚州前所輕者後思一

紙不可得矣侯景初入建業臺門雖閉公私草擾各不自全太子左衛率王侃坐東掖門部分經畧一宿皆辦遂得百餘日抗拒兇逆于時城內四萬許人王公朝士不下一百便是恃侃一人安之其相去如此古人云巢父許由讓於天下市道小人爭一錢之利亦已懸矣齊文宣帝即位數年便沈湎縱恣畧無綱紀尚能委政尚書令楊遵彦內外清謐朝野晏如各得其所物無異議終天保之朝遵彦後為李昭所戮刑政於是衰矣斛律明月齊朝折衝之臣無罪被誅將士解體周人始有吞齊之志關中至今譽之此人用兵豈止萬夫之望而已也國之存亡係其生死張延雋之為晉州行臺左臣匡維主將鎮撫堙場儲積器用愛活黎民隱若敵國矣郡小不得行志同力遷之既代之後公私擾亂周師一舉此鎮先平齊國之亡（一本云齊亡之迹）啟於是矣

顏氏家訓卷第三

勉學第八

自古明王聖帝猶須勤學況凡庶乎此事徧於經史吾亦不能鄙重聊舉近世切要以啓寤汝尒士大夫子弟數歲以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詩論及至冠婚體性稍定因此天機倍須訓誘有志尚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無履立者自茲墮慢便爲凡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討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沈思法術武夫則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羞務工伎射則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

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自為足全忘脩學（一本云足安便能自苦）謂為足安便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傍觀代其入地何借數年勤學長受一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至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無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不煙衣剃面傅粉綦子方褥憑班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顧人荅策三九公讌則假手賦詩當今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被褐而裘珠窮流鹿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當今之時誠駑材也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已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汝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為小人也失明六經之指涉百家之書縱不能增益德行敦厲風俗猶為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當自求諸身今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世人

不問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暖而惰裁衣也夫讀書之人自羲農已來宇宙之下凡識幾人凡見幾事生民之成敗好惡固不足論天地所不能藏鬼神所不能隱也有客難主人曰吾見彊弩長戟誅罪安民以取公侯者有矣文義習吏匡時富國以取卿相者有矣學備古今才兼文武身無祿位妻子飢寒者不可勝素安足貴學乎主人對曰夫命之窮達猶金玉木石也脩以學藝猶磨瑩雕刻也金玉之磨瑩自美其鑛璞木石之段塊自醜其雕刻安可言木石之雕刻乃勝金玉之鑛璞哉不得以有學之貧賤比於無學之富貴也且負甲為兵咋筆為吏身死名滅者如牛毛角立傑出者如芝草握素披黃吟道詠德苦辛無益者如日蝕逸樂名利者如秋荼豈得同年而語矣且又聞之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所以學者欲其多知明達尒必有天才拔群出類為將則闇與孫武吳起同術執政則懸得管仲子產之教雖未讀書吾亦謂之學矣今子即不能然不師古之蹤跡猶蒙被而臥尒人見隣里親戚有佳快者使子弟慕而學之不知使學古人何其蔽也哉世人但知跨馬被甲長矟彊弓便云我能為將不知明乎天道辨乎地利比量逆順鑒達興亡之妙也但知承

上接下積財聚穀便云我能為相不知敬鬼事神移風易俗調節陰陽薦舉賢聖之至也但知私財不入公事夙辦便云我能治民不知誠己刑物執轡如（一本作生字）組反風滅火化鴟為鳳之術也但知抱令守律早刑時捨（一本作晚舍）便云我能平獄不知同轅觀罪分劒追財假言而奸露及農商工賈廝役奴隸釣魚屠肉飯牛牧羊皆有先達可為師表博學求之無不利於事也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尒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暖（一本作旨愓）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箴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為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睧窮邱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荼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彊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懾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淳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今一本無今字）世人讀書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無聞仁義不足加以

斷一條訟不必得其理宰千戶縣不必理其民問其造屋不必知楣橫而梲豎也問其為田不必知耰早而黍穉（一本作遲字）也吟嘯談謔諷詠辭賦事既優閑材增迕誕軍國經綸略無施用故為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乎夫學者所以求益尒見人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自損不如無學也古之學者為己以補不足也今之學者為人但能說之也古之學者為己脩身以求進也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學者為人脩身以悅他人也夫學者猶種樹也春玩其華秋登其實講論文章春華也脩身利行秋實也人生小幼精神專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吾七歲時誦靈光殿賦至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書一月（一本作日字）廢置便至（一本無至字）荒蕪矣然人有坎壈失於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棄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魏武袁遺老而彌篤此皆少學而至老不倦也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來遊學猶為碩儒公孫弘四十餘方讀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皆終成大儒此並早迷而晚寤也世人婚冠未學便稱遲暮因循面墻亦為愚爾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

燭夜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學之興廢隨世輕重漢時賢俊皆以一經弘聖人之道上明天時下該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已來不復尒空守章句但誦師言施之世務殆無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為貴不肯專於經業（一本作專儒）梁朝皇孫已下總卯之年必先入學觀其志尚出身已後便從文吏略無卒業者冠冕為此者則有何胤劉瓛明山賓周捨朱异周弘正賀琛賀革蕭子政劉縚等兼通文史不徒講說也洛陽亦聞崔浩張偉劉芳鄴下又見邢子才此（一本無此字）四儒者雖好經術亦以才博擅名如此諸賢故為上品以外率多田里間人音辭鄙陋風操蚩拙相與專固無所堪能問一言輒酬數百青其指歸或無要會鄴下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使汝以此為師令人氣塞孔子曰學也祿在其中矣今勤無益之事恐非業也夫聖人之書所以設教但明練經文粗通注義常使言行有得亦足為人何必仲尼居即須兩紙疏義燕寢講堂亦復何在以此得勝寧有益乎光陰可惜譬諸逝水當博覽機要以濟功業必能兼美吾無間焉俗間儒士不涉羣書經緯之外義疏而已吾初入鄴與博陵崔文彥交遊嘗說王粲集中難鄭玄尚書事崔轉為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悉見排蹙云文集止有

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也且先儒之中未聞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魏收之在議曹與諸博士爭宗廟事引據漢書博士笑曰未聞漢書得證經術魏便忿怒都不復言取韋玄成傳擲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尋之達明乃來謝曰不謂玄成如此學也

夫老莊之書蓋全真養性不冥以物累己也故藏名柱史終蹈流沙匿跡漆園卒辭楚相此任縱之徒忝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遞相誇尚景附草靡皆以農黃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業棄之度外而平叔以黨曹爽見誅觸死權之網也輔嗣以多笑人被疾陷好勝之穽也山巨源以蓄積取譏背多藏厚亡之文也夏侯玄以才望被戮無支離擁腫之鑒也荀奉倩喪妻神傷而卒非鼓缶之情也王夷甫悼子悲不自勝異東門之達也嵇叔夜排俗取禍豈和光同塵之流也郭子玄以傾動專勢寧後身外己之風也阮嗣宗沈酒荒迷乖畏途相誡之譬也謝幼輿臧晤黜削違棄其餘魚之旨也彼諸人者並其領袖玄宗所歸其餘桎梏塵滓之中顛仆名利之下者豈可備言乎直取其清談雅論辭鋒理窟剖玄析微妙得入神賓主往復娛心悅耳然而濟世成俗終非急務（一本作清談高論剖玄析微賓主往復娛心悅耳非濟世成俗之要也）洎于梁世茲風復闡莊老周易總謂三

玄武皇簡文躬自講論周弘正奉贊大猷化行都邑學徒千餘實為盛美元帝在江荆間復所愛習故置學生親為教授廢寢忘食以夜繼朝至乃倦劇愁情輒以講自釋吾時頗預末筵親承音旨性既頑魯亦所不好云

齊孝昭帝侍婁太后疾容色顦顇服膳減損徐之才為灸兩穴帝手握拳代痛爪入掌心血流滿手后既痊愈帝尋疾崩遺詔恨不見太后山陵如彼不識忌諱如此良由無之識欲母早死而悲哭之則不發此言也孝為百行之首猶須學以修飾之況餘事乎

梁元帝嘗為吾說昔在會稽年始十二便以好學時又患疥手不得屈開齋張蓆幃避蠅獨坐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以自寬痛（一本作以寬此痛）率意自讀史書一日二十卷既未師受或不識一字或不解一語要自重之不知雅之逸尚能如此況其庶士人勤學有握錐投斧照雪聚螢以自達者哉古鑿鍤則帶經牧則編簡亦云（一本作為勤）萬梁世逞勒之孫早孤家貧常無燈燭於一本云早孤家貧燈燭難辦常買荻尺寸然明讀書）孝寮家綺以才華為國常侍兼記室殊蒙禮遇終於金紫光祿大夫（一本無大夫字）義

陽朱詹世居江陵後出揚都好學家貧無資累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腹寒無氈被抱犬而臥犬亦飢虛起行盜食呼之不至哀聲動隣猶不廢業卒成大學（一本作成學士）官至鎮南錄事參軍

為孝元所禮此乃不可為之事亦是勤學之一人東莞臧逢世年二十餘欲請班固漢書苦假借不久乃就姊夫劉緩乞丐客刺（一本無書或字）書翰紙末手寫一本軍府服其志尚卒以漢書聞齊有主宦者（一本無主字）內參田鵬鸞本蠻人也年十四五初為閤寺誦所居卑末使役苦辛時伺閒隙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覩古人節義之事未嘗不感激沈吟久之吾甚憐愛倍加開獎後被府後（一本作齊）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動靜為周軍所獲問齊王何在紿云已去計當出境疑其不信歐捶服之體而卒蠻夷童丱齊之將相比敬宣鄴平之後見徙入關思魯嘗謂吾曰朝無祿位家無積財當肆筋力以申供養每被課篤勤勞經史未知為子可得安乎吾命之曰子當以養為心父當以教（一本作學為事作教）使汝棄學徇財豐吾衣食食之安得甘衣之安得煖若務先王

之道紹家世之業蔡羨緝褐我自欲之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書曰好問則裕禮明也見有門門讀書師心自聞蓋須切磋相起是稠人廣坐謬誤(一本有羞字無羞字)失慙者多矣穀梁傳稱公子友與莒挐相搏左右呼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名亦見廣雅近在齊時有姜仲岳謂孟勞者(一本無孟字三字)公子左右姓孟名勞多力之人為國所寶與吾苦諍時清河郡守邢峙之赧然而伏又三輔決錄云當世碩儒助吾證靈帝殿柱題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孟引論語偶以四言目京兆人田鳳也有一才士乃言張京兆及田郎二人皆堂堂今聞吾此說初大驚駭其後尋悔焉賦注解蹲鴟芋也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解事義久後尋迹方知如此元氏之世在洛京時有一才學重臣新得史記音而頗紕繆江南有一權書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舉朝驚駭不解事義久後尋迹方知如此元氏之世在洛京時有一才學重臣新得史記音而頗紕繆乃為羊字人饋羊肉答書云錯作許緣反遂謂朝士言(一謂本作一從來謬音)專旭當音專翻今此人先有高名翕然信行朞年之後更有碩儒苦相究討方知誤矣漢書王莽贊云紫色鞭聲餘分閏位謂以偽亂真爾昔吾嘗共人談書言及王莽形狀有一俊士自許云王莽非直蹲目虎吻亦紫色蛙聲又禮樂志云給太官桐馬酒李奇注以

馬乳為酒也撞桐乃成二字並從手撞都絳反桐達孔反此謂撞擣挼桐之今為酪酒亦然向學士又以為種桐時太官釀馬酒乃熟其孤陋遂至於此太山羊肅亦稱學問讀潘岳賦周文弱枝世本容成造歷以歷為碓磨之棗為杖策之杖之磨談說製文援引古音必須眼學勿信耳受江南閭里閭士大夫或不學問羞為鄙朴道聽徵質為周鄭謂霍亂為博陸塗說強事飾辭呼下揚都言去海郡言食則餬口道錢則孔方問上荊州必稱陝西移則楚丘論婚則宴尒及玉則無不仲宣語劉則無不公幹凡有一二百件傳相祖述尋問莫知源由施安時復失所莊也生有乘時鵲起之說故謝朓詩曰鵲起登吳臺夕詩云今夜吳臺鵲亦共往吾有一親表作尺塤河羅浮山記云望平地樹如蓊故戴昌詩云長安樹如蓊又鄴下有一人詠樹詩云遙望長安蓊又嘗見謂矜誕為夸毗呼高年為富有春秋皆耳學之過也夫文字者墳籍根本世之學徒多不曉字讀五經者是徐邈而非許慎習賦誦者信褚詮而笑呂忱明史記者專皮鄒而廢篆籀學漢書者悅應蘇而略蒼雅不知書音是其枝葉小學乃其宗系至見服虔張揖音義則貴之得通俗廣雅而不屑一手之中向背如此況異代各人乎世知皆以自俗文為服虔造未服虔而輕之猶謂是服虔非

而輕之故此論從俗也

夫學者貴能博聞也郡國山川官位姓族衣服飲食器皿制度皆欲根尋得其原本至於文字忽不經懷已身姓名多或乖舛縱得不誤亦未知所由近世有人為子制名兄弟皆山傍立字而有名峙者兄弟皆手邊立字而有名機者兄弟皆水傍立字而有名凝者名儒碩學此例甚多若有知吾鍾之不調一何可笑吾嘗從齊王幸并州自井陘關入上艾縣東數十里有獵閭村後百官受馬粮在晉陽東百餘里亢仇城側並不識二所本是何地博求古今皆未能曉及檢字林韻集乃知獵閭是舊礦餘聚（礦音獵也）亢仇舊是鐵欲亭（上音武下音安）（仇音悉）屬上艾時太原王邵欲撰鄉邑記注因此二名聞之大喜吾初讀莊子蜚二首韓非子曰虫有蜚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齕遂相殺也茫然不識此字何音逢人輒問了無解者案爾雅諸書蠱蛹名蜚（音非）又非二晉兩口貪害之物後見古今字詁此亦古之虺字精年凝滯豁然霧解嘗遊趙州見桓人城北有一小水土人亦不知名後讀城南門徐整碑云洹流東指衆皆不識吾案說文此字古魄字也洹淺水貌此水漢來未無名矣直以淺貌目之或當即以洹為名乎世中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此不知所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亦案

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也象其柄及三游之形所以趣民事故忽遽者稱為勿勿吾在益州與數人同坐初晴日晃見地上小光問左右此是何物有一蜀竪就視荅曰是豆逼令相顧愕然不知所謂命將取來乃小豆也窮訪蜀土呼粒為逼時莫之解吾云三蒼說文此字白下為匕皆訓粒通俗文音方力反衆皆歡悟慙楚友壻甯如同從河州來得一青鳥馴養愛翫舉俗呼之為鶡吾曰鶡出上黨數曾見之色並黃黑無駁雜也故陳思王鶡賦云揚玄黃之勁羽試檢說文鶡音雀侶鶡而青出羌中韻集音分此疑頓釋梁世有蔡朗諱純既不涉學遂呼蓴為露葵菜而牆之徒遽相倣效承聖中遣一士大夫聘齊齊主客郎李恕問梁使曰江南有露葵否荅曰露葵是蓴水鄉所出卿今食者綠葵菜耳李亦學問但不測彼之深淺乍聞無以覈究

思魯等姨夫彭城劉靈嘗與吾坐諸子侍焉吾問儒行敏行曰凡字與諡議名同音者其數多少能盡識乎荅曰未之究也請舉示之吾曰凡如此例不預研檢忽見不識誤以問人反為無賴所欺不容易也因為說之得五十許字諸劉歎曰不意乃尒若遂不知亦為異事校定書籍亦何容易自揚雄劉向方稱此職尒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或彼以為非此以為是或

本同末異或兩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

顏氏家訓卷第三

顏氏家訓卷第四

涉務　名實　文章

文章第九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誦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不可暫無一本作施多至於陶冶性靈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赀無操王褒過章童約揚雄

德敗羨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傳穀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馬季長佞媚獲誚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忤鄉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厭路粹隘狹已甚陳琳實號麤疎繁欽性無檢格劉楨屈强輸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禰衡誕傲致殞楊脩丁廙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凌物函終傳玄忿鬬免官孫楚矜誇凌上陸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疎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玄暉悔慢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較如此至于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唯漢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儔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亦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為人必之天才勿强操筆也吾見世人至無才思自謂清

華流布醜拙亦以近在并州有一士（呼請也下音瞥）邢魏諸公衆共嘲弄虛相譏說便擊牛醽酒招延聲譽其人歎曰才藝不為妻明鑒婦人也泣而諫之此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誠難也

友得其評裁知可施行然後出手（十本無此四字）慎勿師心自任取笑旁人也自古勝言然至於宏麗精華不過執筆為文者何可失體裁辭意可觀便稱才士數十篇尒但使不河之清乎

要動俗蓋世亦俟不節也何事非君伊箕之義也不屈二姓夷齊之自春秋已來家有奔亡國有吞滅君臣固無常分矣然而君子之交絕無惡聲一旦屈膝而事人豈以存亡而改慮陳孔璋居袁裁書則呼操為豺狼在魏製檄則目紹為蚣虻在時君所命不得自專然亦文人之巨患也當務從容消息之

或問揚雄曰吾子少而好賦雄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壯士不為也余竊非之曰虞舜歌南風之詩周公作鴟鴞之詠吉甫史克雅頌之美者未聞皆在幼年累德也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自衛返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大明孝道引詩證之揚雄安敢忽之也若論詩人之賦麗以則辭

人之賦麗以淫但知愛之而已又未知雄自為壯夫何如也著劇秦美新妄投于閣周章怖慴不達天命童子之為尒袁亮以勝老子葛洪以方仲尼使人歎息此人直以曉算術解陰陽故所惑尒其遺言餘行孫卿屈大聖之清塵且太玄今竟何用乎不啻覆醬而已

幹之士官至行臺尚書嗤鄙文學嘲劉逖云君輩辭藻譬若朝菌須臾之翫非宏才也豈比吾徒千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凋悴矣劉應之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蕚何如也席笑曰可哉凡為文章猶秉騏驥雖有逸氣當以銜策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填坑岸也文章當以理致為心腎氣調為筋骨事義為皮膚華麗為冠冕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艷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於逸者流宕而忘歸此安能獨違但務去泰去甚尒必有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所希古人之文宏材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實遠但緝綴疎朴未為密緻尒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於往昔多矣宜以古之製裁為本今之詞調為末並須兩存不可偏棄也

吾家世文章甚為典正不從流俗梁孝元在蕃

邵時撰西府新文紀無一篇見録者亦以不偶於世無鄭衛之音故也有詩賦銘誄書表啓疏二十卷吾兄弟始在草土並未得編次便遭火盪盡竟不傳於世銜酷如恨徹於心髓操行見於梁史文士傳及孝元懷舊志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胷臆語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傾護石髓此豈似用事耶

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為師匠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愛慕任昉而毀沈約每於談讌辭色以之鄴下紛紜各為朋黨祖孝徵嘗謂吾曰沈詩云崖非乃邢魏之優劣也吳均集有破鏡賦昔者邑號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參斂襟蓋忌夫惡名之傷實也破鏡乃凶逆之獸事見漢書為文幸避此名也比世往往見有和人詩者題云敬同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不可輕言也梁世費旭詩云不知是耶非殷雲詩云飄飄雲母舟簡文曰旭既不識其父雲又飄飄其母此雖悉古事不可用也世人或有引詩伐鼓淵淵者宋書已有屢遊之誚如此流比幸須避之北面事親別舅惱渭陽之詠堂上養老送兄賦桓山之悲皆大失也舉此一隅觸塗宜慎

江南文制欲人彈射知有病累隨即改之陳王得之於丁廙也山東風俗不通擊難吾初入鄴遂嘗以忤人至今為悔汝曹必無輕議也

凡代人為文皆作彼語理宜然矣至於哀傷凶禍之辭不可輒代蔡邕為胡金盈作母靈表頌曰悲母氏之不永然委我而夙喪又為胡顯作其父銘曰葬我考議郎君袁三公頌曰猗歟我祖出自有嬀王粲為潘文則思親詩云躬此勞瘁鞠予小人庶我顯妣克保遐年而並載乎邕粲之集此例甚衆古人之所行今世以為諱也

陳思王武帝誄遂深愴手澤之遺是加父於蟲譬婦為考也蔡邕楊秉碑云統大麓之重永蟄之思潘岳悼亡賦乃思飛龍孫楚王驃騎誄云億兆宅心敦叙百揆姊妹云俱天之和今為此言則朝廷之罪人也王粲贈楊德祖詩云我君餞之其樂洩洩不可妄施人子況儲君乎

挽歌辭者或云古者虞殯之歌或云出自田橫之客皆為生者悼往告哀之意陸平原多為死人自歎之言詩格既無此例又乖製作大意

凡詩人之作刺箴美頌各有源流未嘗混雜善惡同篇也陸機為齊謳篇前叙山川物產風教之盛後章忽鄙山川之情疎失厥體其為吳趨行何不陳子光夫差予京洛行何不述報王靈

帝乎

自古宏才博學用事誤者有矣百家雜說或有不同書傳湮滅後人不見故未敢輕議之今指知決紕繆者略舉一兩端以為誡云詩云有鷕雉鳴又曰雉鳴求其牡毛傳亦曰鷕雌雉聲又云雉之朝鳴尚求其雌鄭玄注月令亦云雊雄雉鳴潘岳賦曰雉鷕鷕以朝雊是則混雜其雄雌矣詩云孔懷兄弟孔甚也懷思也言甚可思也陸機與長沙顧母書述從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惱有如孔懷心既痛矣即為甚思何故方言有如也觀其此意當為親兄弟為孔懷詩云父母孔邇而呼二親為孔邇於義通乎異物志云擁劒狀如蟹但一螯偏大尒何遜詩云躍魚如擁劒是不分魚蟹也漢書御史府中列栢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烏而文士往往誤作烏鳶用之抱朴子說項曼都詐稱得仙自云仙人以流霞一杯與我飲之輒不飢渴而簡文詩云霞流抱朴椀亦猶郭象以惠施之辨為莊周言也後漢書因司徒崔烈以銀鐺鐮（上音狼下音當）銀鐺大鐮也世間多誤作金銀字武烈太子亦是數千卷學士嘗作詩云銀鐮三公脚刀撞僕射頭為俗所誤

文章地理必須愜當梁簡文鴈門太守行乃云鵞軍攻日逐鷲騎蕩康居大宛歸善馬小月送

降書蕭子暉隴頭流水云天寒隴水急散漫俱分瀉北注徂黃龍東會白馬此亦明珠之類美玉之瑕宜慎之

王籍入若耶溪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江南以為文外斷絕物無異議簡文吟詠不能忘之孝元諷味以為不可復得至懷舊志載於鄴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語何籍傳范陽盧詢祖事於能魏收亦然其論詩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毛傳曰言不諠譁也吾每歎此解有情致籍詩生於此意尒

蘭陵蕭慤梁室上黃侯之子工於篇什嘗有秋詩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時人未之賞也吾愛其蕭散宛然在目潁川荀仲舉瑯琊諸葛漢亦以為尒而盧思道之徒雅所不愜

何遜詩實為清巧多形似之言揚都論者恨其每病苦辛饒貧寒氣不及劉孝綽之雍容也雖然劉甚忌之平生慟呼來反不道車又撰詩苑止取何兩篇時人譏其不廣劉孝綽當時既有重名無所與讓唯服謝朓常以謝詩置几案間動靜輒諷味簡文愛陶淵明文亦復如此江南語曰梁有三何子朗最多三何者遜及思澄遊廬山每有詩澄子朗也子朗信饒清巧名實佳篇亦為冠絕

名之與實猶形之與影也德藝周厚則名必善焉容色姝麗則影必美焉今不脩身而求令名而責妍影於鏡也上士忘名於世者猶貌甚惡中士立名下士竊名忘名者體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祐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修身慎行懼榮觀之不顯非所以讓名也竊名者厚顏深姦干浮華之虛稱非所以得名也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蹶於崖岸拱把之梁每沈溺於川谷者何哉為其傍無餘地故也君子之立己抑亦如之至誠之言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人未能信至潔之無餘地也吾每為人所毀常以此自責若能聞方軌之路廣造舟之航則仲由之論曷一本作信言重於登壇之盟趙憙之降城賢於折衝之將矣吾見世人清名登而金目入信譽顯而然諾虧不知後之矛戟毀前之干櫓也虞子賤云誠於此者形於彼人之迹但察之未熟尒一為察之所鑒巧偽不拙誠承之以羞大矣伯石讓卿王莽辭政當于爾時自以巧密後人書之留傳萬代可為骨寒毛豎也近有大貴以孝著聲前後居喪哀毀踰制亦嘗於苫塊之中以巴豆塗臉足以高於人矣而遂使成瘡表哭泣之過左右童豎不能掩之益使外人謂其居處飲食皆為不信以一偽喪百

誠者乃貪名不已故也有一士族讀書不過二三百卷天才鈍拙而家世殷厚雅自矜持多以酒犢珍玩交諸名士甘其餌者遞共吹噓朝廷以為文華亦嘗出境聘東萊王韓晉明篤好文學疑彼製作多非機杼遂設讌言面相討試佘竟日歡諧辭人滿席屬音賦韻命筆為詩被造次即成了非向韻衆客各自沈吟遂無覺者韓退歎曰果如所量韓又嘗問曰王珽杼上終葵首當作何形乃答云珽頭曲圜勢如葵葉佘韓既有學忍笑為吾說之

治點子弟文章以為聲價大弊事也一則不可則學者有憑藉不精勵鄴下常繼終露其情二國令頗自勉篤公事經懷每有一少年出為襄州別駕此費日廣加撫卹以求聲譽凡遣兵役握手送離或齎梨棗餅餌人人贈別云上命相煩情所不忍道路飢渴以此見思民庶稱之不容於口及遷為泗不可常周一有偽情觸塗難繼功績遂損敗矣或問曰夫神滅形消遺聲餘價亦猶蟬殼蛇皮獸迹鳥迹佘何預於死者而聖人以為名教乎對曰勸也勸其立名則獲其實且勸一伯夷而千萬人立清風矣勸一季札而千萬人立仁風矣勸一柳下惠而千萬人立真風矣勸一史魚而千萬人立直風矣故聖人欲其魚麟鳳翼

雜沓參差不絕於世豈不弘哉四海悠悠皆慕名者蓋因其情而致其善亦抑又論之祖考之嘉名美譽亦子孫之冕服墻宇也自古及今獲其庇廕者亦衆矣夫脩善立名者亦猶築室樹果生則獲其利死則遺其澤世之汲汲者不達此意若其不達與鹿麋俱昇松栢偕茂者惑矣哉

涉務第十一

士君子之處世貴能有益於物亦不徒高談虛論左琴右書以娛人君祿位也國之用材大較不過六事一則朝廷之臣取其鑒達治體經綸博雅二則文史之臣取其著述憲章不忘前古三則軍旅之臣取其斷決有謀強幹習事四則蕃屏之臣取其明練風俗清白愛民五則使命之臣取其識變從宜不辱君命六則興造之臣取其程功節費開悟有術此則皆勤學守行者所能辦也人性有長短豈責具美於六塗哉但當皆曉指趣能守一職便無媿尒

吾見世中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及有試用多無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廊廟之下不知有戰陣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可以應世經務也晉朝南渡優借士族故江南冠帶有才幹者擢為令僕已下尚書郎中書舍人已上典掌機要其餘文義之士多迂誕浮

華不涉世務纖微過失又惜行捶楚所以處於清高蓋護其短也至於臺閣令史主書監帥諸王籤省並曉習吏用濟辦時須縱有小人之態皆可鞭杖肅督故多見委使蓋用其長也人每不自量舉世怨梁武帝父子愛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見其睫尒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侍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周弘正為宣城王所愛給一果下馬常服御之舉朝以為放達至乃尚馬郎乘馬則乳劾之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復性既儒雅未嘗乘騎見馬嘶顛陸梁莫不震慴乃謂人曰正是虎何故名為馬乎其風俗至此（一本無自建康令王復已下一段）

古人欲知稼穡之艱難斯蓋貴穀務本之道也夫食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種之株鉏之刈穫之載積之打拂之簸揚之凡幾涉手而入倉廩安可輕農事而貴末業哉江南朝士因晉中興南渡江卒為羈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尒假令有者皆信僮僕為之未嘗目觀起一撥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世間餘務乎故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皆優閑之過也世有癡人不識仁義不知富貴並由天命為子

娶婦恨其生資不足倚作舅姑之大蛇虺其性惡口加誣不識忌諱罵辱婦之父母却成教婦不孝己身不領他恨但情恨己之子女不愛其婦如此之人陰紀其過鬼奪其算不得與為隣何況交結乎避之哉避之哉此段一本見訓篇後一本見歸心篇後

顏氏家訓卷第四

顏氏家訓卷第五

省事　止足　誡兵
養生　歸心

省事第十二

銘金人云無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者奪其翼善飛者減其指有至哉斯戒也能走者無前足蓋天道不使物有角者無上齒豐後者無前足蓋天道不使物有兼焉也古人云多為少善不如熟一體鼠五能不成伎術近世有兩人明悟士也性多營綜累無成名經不足以侍問史不足以討論文章無可於集錄書迹未堪以留愛翫卜筮射六得三醫藥治十差五音樂在數十人下弓矢在千百

人中天文畫繪棊博鮮卑語胡書煎胡桃油鍊錫為銀如此之類畧得梗槩皆不通熟惜乎以彼神明若省其異端當精妙也

上書陳事起自戰國逮於兩漢風流彌廣原其體度攻人主之長短諫諍之徒也計群臣之得失訟訴之類也陳國家之利害對策之伍也帶私情之與奪遊說之傳也揔此四塗賈誠以求位鬻言以干祿或無私毫之益而有不省之困幸而感悟人主為時所納初獲不貲之賞終陷不測之誅則嚴助朱買臣五丘壽王主父偃之類甚衆良史所書蓋取其狂狷一介論政得失亦非士君子守法度者所為也今世所覩懷瑾瑜而握蘭桂者悉恥為之守門詣闕獻書言計率多空薄高自矜夸無經畧之大體咸批糠之微事十條之中一不足採縱合時務已漏先覺非謂不知但患知而不行亦或被發姦私面相酬證事遂迴宛讎懼懲尤人主外護聲教脫加含養此乃侥倖之徒不足與比肩也

諫諍之徒以正人君之失爾必在得言之地當盡匡贊之規不容苟免偷安垂頭塞耳至於就養有方思不出位子非其任斯則罪人故表記云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論語曰人以為謗己也

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天

而寧者為報所之嚴張行也雖淮之有夫之此孫伍苟之迫危難之家財己力當親者所不足者

爵焉為親也淮之令尚無為王尤北免微決死當不可為親友如逆亂揚罪於君親亦無

爲可勝算乎無為也不為王子晉云佐雍得晉佐鬬得傷此言為惡則去不欲當黨人非義之事也凡況凡捐為善則須

政組印李世多以所先常事隨事則倘詭而騁辯蒜附外家既禁兼以利九諸動得族取女詣拜守

敗印李世多以所先常事隨事則倘詭而騁辯蒜附外家既禁兼以利九諸動得族取女詣拜守

言破時人論身分也復不能及吾自南及

家破則敗

命須求趨競已謝揚聲東怨西不鶴唳而求聞人見食致飽未見有為獲不知取濕共相罷功代屬

得官力何異盜時食人視或羌胡熊時運之不知官謂四州獲

得官力何異盜時食人視或羌胡熊時運之不知官謂四州獲

不與也官者便為弗家為獲不為胡成不知官謂四州獲

不與也官者便為弗家為獲不為胡成不知官謂四州獲

不與也官者便為弗家為獲不為胡成不知官謂四州獲

靜退求無為也凡不求而自得求而不得者雲

靜退求無為也凡不求而自得求而不得者雲

靜退求無為也凡不求而自得求而不得者雲

生圖計無理請謁非吾教也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腸不可冷腹不可熱當以仁義為節文爾

山東學士與關中太史競歷前在脩文令曹有歲內史牒付議官平之吾執凡十餘人紛紜累爭四分并減分兩家爾歷象論曰大抵諸儒所之要可以晷景測之令驗其分至薄蝕則四分則稱政令有寬猛運行致盈縮非算之失也密者則云日月有遲速以術求之預知其度無災祥也用疏則藏姦而不信用密則任數而違經且議官所知不能精於訟者以淺裁深安有肯服舉曹肯賤咸以為然有一禮官耻為此讓苦欲留連強加考覈擾訟人窺望長短朝夕聚議寒暑煩勞背春涉冬竟無予奪怨誚滋生赧然而退終為內史所迫此好名之辱也（好名事之為也）

止足篇第十三

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其窮唯在少欲知足為立涯限爾先祖靖侯戒子姪曰汝家書生門戶世無富貴自今仕宦不可過二千石婚姻勿貪勢家吾終身服膺以為名言也

天地鬼神之道皆惡滿盈謙虛沖損可以免害

人生衣趣以覆寒露食趣以塞飢乏爾形骸之內尚不得奢靡己身之外而欲窮驕泰耶周穆王秦始王漢武帝富有四海貴為天子不知紀極猶自敗累況士庶乎常以為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頃堂室纔蔽風雨車馬僅代杖策蓄財數萬以擬吉凶急速不啻此者皆以義散之不至此者勿非道求之仕宦稱泰不過處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後顧五十人足以免恥辱無傾危也高此者便當罷謝偃仰私庭吾近為黃門郎已可收退當時羇旅懼罹謗讟思為此計僅未暇爾自喪亂已來見因託風雲徼倖富貴旦執機權夜填坑谷朔歡卓鄭晦泣顏原者非十人五人也慎之哉慎之哉

誡兵第十四

顏氏之先本乎鄒魯或分入齊世以儒雅為業徧在書記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人焉秦漢魏晉下逮齊梁未有用兵以取達者春秋之世顏高顏鳥顏息顏羽之徒皆一鬬夫爾齊有顏涿聚趙有顏冣（或作聚）漢末有顏良宋有顏延之並處將軍之任竟以顛覆漢郎顏駟自稱好武更無事迹顏忠以黨楚王受誅顏後以據武威見殺得姓已來無清操者唯此二人皆罹禍敗頃世亂離衣冠之士雖無身手或

聚徒衆違棄素業徼倖戰功吾既羸薄仰惟前代故寘心於此子孫誌之汎子力趨門闕不以力聞此聖證也吾見今世士大夫纔有氣幹便倚賴之不能被甲執兵以衛社稷但微行險服逞弄拳掌大則陷危亡小則貽恥辱遂無免者國之興亡兵之勝敗博學所至幸討論之入帷幄之中參廟堂之上不能為主畫規以謀社稷君子所恥也然而每見文士頗讀兵書微有經畧若居承平之世睥睨宮闈幸災樂禍曾為逆亂詿誤善良如在兵革之時太御名扇反覆縱橫說誘不識存亡強相扶戴此皆陷身滅族之本也誠之哉誠之哉習五兵便騎乘正可稱武夫

今世士大夫但不讀書即自稱武夫兒乃飯囊酒甕也

養生第十五

神仙之事未可全誣但性命在天或難鍾值人生居世觸途牽絷幼少之日既有供養之勤成立之年便增妻孥之累衣食資須公私驅役而望遁跡山林超然塵滓千萬不遇一爾加以金玉之費鑪器所須蓋非貧士所辦學若牛毛成如麟角華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可遂之理考之內教縱使得仙終當有死不能出世不願汝曹專精於此若其愛養神明調護氣息慎節起臥均適暄寒禁忌食飲將餌藥物遂其所稟不

為夭折者吾無間然諸藥餌法不廢世務也庾肩吾常服槐實年七十餘目看細字鬚髮猶黑鄴中朝士有單服杏仁枸杞黃精术煎（一本有前字）者得益者甚多不能一一說尒（一本無此六字）吾嘗患齒搖動欲落飲食熱冷皆苦疼痛見抱朴子牢齒之法早朝建齒三百下為良行之數日即便平愈今恒持之此輩小術無損於事亦可脩也凡諸餌藥陶隱居太清方中惣錄甚備但須精審不可輕脫近有王愛州在鄴學服松脂不得節度腸塞而死為藥所誤者甚多

夫養生者先須慮禍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後養之勿徒養其無生也單豹養於內而喪外張毅養於外而喪內前賢所戒也嵇康著養生之論而以慢物受刑石崇冀服餌之徵（一本作延年）而以貪溺取禍往世之所迷也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險畏之途干禍難之事貪欲以傷生讒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誠孝而見賊履仁義而得罪喪身以全家泯軀而濟國君子不咎也自亂離已來吾見名臣賢士臨難求生終為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憤懣侯景之亂王公將相多被戮辱妃主嬪妾略無全者唯吳郡太守張嵊建義不捷為賊所害辭色不撓及鄱陽王世子謝夫人登屋詬怒見射而斃夫人謝遵女也何賢智操行若此之難

婢妾引決若此之易悲夫

歸心第十六

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世業此勿輕慢也其間妙旨具諸經論不復於此少能讚述但懼汝曹猶未牢固略動勸誘爾原夫四塵五陰剖析形有六舟三駕運載群生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惠豈徒七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所及也內外兩教本為一體漸極為異深淺不同內典初門設五種禁外典仁義禮智信皆與之符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淫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至如畋狩軍旅燕享刑罰固民之性不可卒除就為之節使不淫濫爾歸周孔而背釋宗何其迷也俗之謗者大抵有五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無方為迂誕也其二以吉凶禍福或未報應為欺誑也其三以僧尼行業多不精純為姦慝也其四以靡費金寶減耗課役為損國也其五以縱有因緣如報善惡安能辛苦今日之甲利後世之乙乎為異人也今並釋之于下云

釋一曰夫遙大之物寧可度量今人所知莫著天地天為積氣地為積塊日為陽精月為陰精星為萬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有墜落乃為石矣精若是石不得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屬一星之徑大者百里一宿首尾相去數萬百里之

物數萬相連闊狹從斜常不盈縮又星與日月形色同爾但以大小為其等差然而日月又當石也石既牢密烏兎焉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與天合往來環轉不得錯違其間遲疾理宜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寧當氣墜忽變為石地既滓濁法應沉厚鑿土得泉乃浮水上積水之下復有何物江河百谷從何處生東流到海何為不溢歸塘尾閭渫何所到沃焦之石何氣所然潮汐去還誰所節度天漢懸指那不散落水性就下何故上騰天地初開便有星宿九州未劃列國未分翦疆區野若為躔次封建已來誰所制割國有增減星無進退災祥禍福就中不差乾象之大列星之夥何為分野止繫中國昴為旄頭匈奴之次西胡東越彤題交阯獨弃之乎以此而求迄無了者豈得以人事尋常抑必宇宙外也凡人之信唯耳與目耳目之外咸致疑焉儒家說天自有數義或渾或周髀周管維所屬若所親見不容不同若所測量寧足依據何故信凡人之臆說述大聖之妙旨而欲必無恒沙世界微塵數劫也而鄒衍亦有九州之談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蚕食樹吐

絲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氊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皆實驗也世有祝師及諸幻術猶能履火蹈刃種瓜移井倏忽之間十變五化人力所為尚能如此何況神通感應不可思量千里寶幢百由旬座化成淨土踊出妙塔乎釋二曰夫信謗之徵有如影響耳聞眼見其事已多或乃精誠不深業緣未感時儻差闌終當獲報亦善惡之行禍福所歸九流百氏皆同此論豈獨釋典為虛妄乎項橐顏回之短折原憲伯夷之凍餒盜跖莊蹻之福壽齊景桓魋之富强若引之先業冀以後生更為通亦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為惡而儻值福徵便生怨尤即為欺詭則亦堯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實也又欲安所依信而立身乎釋三曰開闢已來不善人多而善人少何由悉青其精絜乎見有名僧高行弃而不說若覩凡僧流俗便生非毀且學者之不勤豈教者之為過俗僧之學經律何異士人之學詩禮以詩禮之教格朝廷之人略無全行者以經律之禁格出家之輩而獨責無犯哉且闕行之臣猶求祿位毀禁之侶何慙供養乎其於戒行自當有犯一披法服已墮僧數歲中所計齋講誦持比諸白衣猶不啻山海也釋四曰內教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亦若能誠

孝在心仁惠為本須達流水不必剃落鬚髮豈令鑿井田而起塔廟窮編戶以為僧尼也皆由為政不能節之遂使非法之寺妨民稼穡無業之僧失國賦算非大覺之本旨也抑又論之求道者身計也惜費者國謀也身計國謀不可兩遂誠臣徇主而弃親孝子安家而忘國各有行也儒有不屈王侯高尚其事隱有讓王辭相避世山林安可計其賦役以為罪人若能偕化黔首悉入道場如妙樂之世穰佉之國則有自然稻米無盡寶藏安求田蠶之利乎

釋五曰形體雖死精神猶存人生在世望於後身似不相屬及其殁後則與前身猶老少朝夕

佘世有神魂示現夢想或降僮妾或感妻孥求索飲食徵須福祐亦為不少矣今人貧賤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修功業以此而論安可不為之作地乎夫有子孫自是天地間一蒼生佘何預身事而乃愛護遺其基址況於己之神爽頓欲弃之哉凡夫蒙蔽不見未來故言彼生與今非一體佘若有天眼鑒其念念隨滅生生不斷豈可不怖畏耶又君子處世貴能克己復禮濟時益物治家者欲一家之慶治國者欲一國之良僕妾臣民與身竟何親也而為勤苦修德乎亦是堯舜周孔虛失愉樂佘一人修道濟度幾許蒼生免脫幾身罪累幸熟思之汝曹若觀俗

計樹立門戶不弃妻子未能出家但當兼脩戒行留心誦讀以為來世津梁人生難得勿虛過也儒家君子尚離庖廚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高柴折像未知內教皆能不殺此乃仁者自然用心事必勉行之好殺之人臨死報驗子孫殃禍其數甚多不能悉錄尒且示數條於末梁世有人常以鷄卵白和沐枚臨死髮中但聞啾啾數千雞雛聲江陵劉氏以賣鱔羹為業後生一兒頭俱是鱔自脛已下永嘉郡守有人餉羊集賓欲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客一臠入口便下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梁孝元在江州時有人為望蔡縣令經劉敬躬亂縣廨被焚寄寺而住民將牛酒作禮縣令以牛繫刹柱屏除形像鋪設牀坐於堂上接而拜縣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噉醉飽便臥簷下投醒而覺體痒爬搔隱疹因尒成癩十許年郡守侯景亂時復早儉飢民盜田中麥思達截手擊凡戮十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甚豪侈非手殺牛噉之不美

年三十許病篤大見牛來舉體如被刀刺吽呼而終江陵高偉隨吾入齊凡數年向幽州淀中捕魚後病每見羣魚齧之而死

顏氏家訓卷第五

顏氏家訓卷第六

書證第十七

詩云參差荇菜爾雅云荇接余也字或為苦先儒解釋皆云水草圓葉細莖隨水淺深今是水悉有之黃花似蓴江南俗亦呼為猪蓴或呼為荇菜劉芳具有注釋而河北俗人多不識之博士皆以參差旨是蒐菜呼人蒐為人荇亦可笑之甚

詩云誰謂荼苦禮云苦菜秀爾雅毛詩傳並以荼苦菜也案易統通封驗玄圖曰苦菜生於寒秋更冬歷春得夏乃成今中原苦菜則如此也一名游冬葉似苦苣而細摘斷有白汁花黃似

菊江南別有苦菜葉似酸漿其花或紫或白子大如珠熟時或赤或黑此菜可以釋勞案郭璞注爾雅此乃蘵黃蔬也今河北謂之龍葵梁世講禮者以此當苦菜既無宿根至春子方生余亦大誤也又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榮而不實曰英苦菜當言英蓋知非龍葵也

詩云有杕之杜江南本並木傍施大傳曰杕獨貌也徐仙民音徒計反說文曰杕樹貌也在木部韻集音次第之第而河北本皆為夷狄之狄讀亦如字此大誤也

詩云駉駉牡馬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為牧牧之牧鄴下博士見難云駉頌既美僖公牧公牧于坰野之事何限騂隲乎余荅曰案毛傳云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其下又云諸侯六閑四種有良馬戎馬田馬駑馬若作放牧之意通於牝牡則不容限在良馬獨得駉駉之稱良馬天子以駕玉輅諸侯以充朝聘郊必無騂也周禮閑人職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閑人所養亦非騂也頌人舉其強駿者言之於義為得也易云良馬逐逐左傳云以其良馬二亦精駿之稱非通語也今以詩傳良馬通於牧騂恐失毛生之意且不見劉芳義證乎

月令云荔挺出鄭玄注云荔挺馬薤也說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為刷廣雅云馬薤荔也通俗

文亦云馬藺易統通卦驗玄圖云荔挺不出則國多火災蔡邕月令章句云荔似挺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荔草挺出也然則月令注荔挺為草名誤矣河北平澤率生之江東頗有此物人或種於階庭但呼為旱蒲故不識馬蘺講禮者乃以為馬苋馬苋堪食亦名豚耳俗曰馬齒江陵嘗有一僧面形上廣下狹劉緩幼子民譽年始數歲俊晤善體物見此僧云面似馬苋其伯父縉因呼為荔挺法師縉親講禮名儒尚誤如此詩云將其來施施毛傳云施施難進之意鄭箋云施施舒行貌也韓詩亦重為施施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為施俗遂是之恐為少誤

詩云有渰萋萋興雲祁祁詩興雨祁祁注云興雨如字本作興雲非毛傳云渰陰雲貌萋萋雲行貌祁祁徐貌也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不暴疾也案渰已是陰雲何勞復云興雲祁祁耶雲當為雨俗寫誤尒班固靈臺詩云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此其證也

禮云定猶豫決嫌疑離騷曰心猶豫而狐疑先儒未有釋者案尸子曰五尺大為猶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為猶吾以為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于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為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曰

猶如麂善登木猶獸名也既聞人聲乃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狐之為獸又多猜疑故聽河冰無流水聲然後敢渡今俗云狐疑虎卜則其義也

左傳曰齊侯疥遂痁說文云疥二日一發之瘧痁有熱瘧也案齊侯之病本是間日一發漸加重乎故為諸侯憂也今北方猶呼疥瘧音皆而世間傳本多以疥為疥杜征南亦無解釋徐仙民音疥俗儒就為通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痁此臆說也疥癬小疾何足可論寧有患疥轉作瘧乎

尚書曰惟景響周禮云土圭測景景朝景夕蓋子曰圖景失形莊子云罔兩問景如此等字皆當為光景之景凡陰景者因光而生故即為景淮南子呼為景柱廣雅云晷柱掛景並是也至晉世葛洪字苑傍始加多樜音於景反而世間輒改治尚書周禮莊孟從葛洪字甚為失矣

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左傳為魚麗之陳俗本多作阜傍車柔之車按諸陳隊並作鄙陳之陳夫行陣之義取於陳列今此六書為假借也蒼雅及近世字書皆無別字唯王羲之小學章獨阜傍作車縱復俗行不宜追改六韜論語左傳也詩云黃鳥于飛集於灌木傳云灌木叢木也此

乃爾雅之文故李巡注木叢生曰灌爾雅末章又云木族生為灌族亦叢聚也所以江南詩古本皆為叢聚之叢而古叢字似寂字近世儒生因改為寂解云木之寂高長者案衆家爾雅及解詩無言此者唯周續之毛詩注音為徂會反又音祖會反劉昌宗注音為在公反又狙會反皆為穿鑿失爾雅訓也也是語已及助句之辭文籍備有之矣河北經傳悉略此字其間執殳於旅也語回也屢空風風也教也及詩傳云不戢戢也不儺儺也不多多也如斯之類儻削此文頗成廢闕

領也學子之服按古者斜領下連於衿故謂領為衿孫炎郭璞注爾雅曹大家注列女傳並云衿交領也鄭下詩本既無也字群儒因謬說云衿青領是衣兩處之名皆以青為飾用釋青青二字其失大矣又有俗學聞經傳中時須也字輒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誠可笑

易有蜀才注江南學士遂不知是何人王儉四部目錄不言姓名題云王弼後人謝靈運侯該一本該字下注云宮傳擬本作該作詠五代和詠未定並讀數千卷書皆疑是譙周而李蜀書一名漢之書云姓范名長生自稱蜀才南方以晉家渡江後北間傳記皆名為偽書不肯省讀故不見也

禮王制云贏股肱鄭注云謂撙衣出其臂脛今書皆作擐甲之擐國子博士蕭該云擐當作撙音宣擐是穿著之名非出臂之義案字林蕭讀是徐爰音患非也漢書田肯賀上江南作皆宵字沛國劉顯博覽經籍偏精班漢梁代謂之漢聖顯子臻不墜家業讀班史呼為田肯梁元帝嘗問之荅曰此無義可求但臣家舊本以雌黃改宵為肯元帝無以難之吾至江北見本為肯漢書王莽贊云紫色揕聲餘分閏位蓋謂非玄黃之色不中律呂遂云王莽非直鳶鵲虎視而復紫色揕聲亦為誤矣簡策字竹下施束七賜反末代隸書似杞宋之宋亦有竹下遂為夾者猶如刺史之傍應為東今亦作夾徐仙民春秋禮音遂以筴為正字以策為音殊為顛倒史記又作悉字誤而為述作妬字誤而為妬袞徐鄒皆以悉字音述以妬字音妬既爾亦可以亥為豕字音以帝為虎字音乎

張揖云虙今伏羲字也孟康漢書古文注亦云虙今伏而皇甫謐云伏羲或謂之宓羲按諸經史緯候遂無宓羲之號虙字從虎呼宓字從宀音綿下俱為必末世傳寫遂誤以虙為宓而帝王世紀因誤更立名亦何以驗之孔子弟子虙子

賤為單父宰即虙羲之後俗字亦為宓或復加山今兖州永昌郡城舊單父地也東門有子賤碑漢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知虙之與伏古來通字誤以為宓較可知矣

太史公記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此是刪戰國策文按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雞中之主從牛子然則口當為尸後當為從俗寫誤也

應邵風俗通云太史公記高漸離變名易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客有擊筑伎癢不能無出言案伎癢者懷其伎而腹癢也是以潘岳射雉賦亦云徒心煩而伎癢今史記並作徘徊或作徬徨不能無出言是為俗傳寫誤爾

太史公論英布曰禍之興自愛姬生於姁媚以至滅國又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姁媚之誅此二媚並當作娟娟亦妬也義見禮記三蒼且五宗世家亦云常山憲王后姁娟王充論衡云妬夫娟婦生則忿怒鬬訟蓋知娟是妬之別名原英布之誅為意育音肥赫爾不得言媚

史記始王本紀二十八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綰等議於海上諸木皆作山林之林開皇二年五月長安民掘得秦時鐵稱權旁有銅塗鐫銘二所其一所曰廿六年皇帝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灋度量剔音

則不盡歐疑者皆明壹之凡四十字其一所曰
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灋度量盡始皇帝為之
皆　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
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
左使毋疑凡五十八字一字磨滅見有五十七
字了了分明其書兼為古隸余被勑寫讀之與
内史令李德林對見此稱權令在官庫其丞相
狀字乃為狀貌之狀并旁作犬則知俗作隗林
非也當為隗狀尒
漢書云中外禔福字當從示禔安也音是匕之
是義見蒼雅方言河北學士皆云如此而江南
書本多誤從手屬文者對耦並為提挈之意恐
為誤也
或問漢書注為元后父名禁改禁中為省中何
故以省代禁答曰案周禮宮正掌王宮之戒令
糾禁鄭注云糾猶割也察也（一本無猶割也三字）李登云
省察也張揖云省令省答也然則小井所領二
反並得訓察其處既常有禁衛省察故以省代
禁答古察字也
漢明帝紀為四姓小侯立學按桓帝加元服又
賜四姓及梁鄧小侯帛是知皆外戚也明帝時
外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為四姓謂之小侯
者或以年小獲封故須立學尒或以侍祠猥朝
侯非列侯故曰小侯禮云庶方小侯則其義也

後漢書云鸛雀銜三鱓音善魚多假借為鱣鮪之鱣俗之學士因謂之為鱣魚案魏武四時食制鱣魚大如五斗匼長一丈郭璞注爾雅鱣長二三丈安有鸛雀能勝一者況三乎又純灰色無文章也鱓魚長者不過三尺大者不過三指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虵鱓卿大夫服之象也續漢書及搜神記亦說此事皆作鱓字孫卿云魚鱉鱓鱣及韓非說云皆曰鱣似虵蚕似蠋並作鱣字假鱣為鱓其來久矣

後漢書酷吏樊晏為天水郡守涼州為之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晏城寺而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學士因循迷而不寤夫虎豹宅居事之較者所以班超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寧當論其六七耶

後漢書楊由傳云風吹削肺此是削札牘之柿余古者書誤則削之故左傳云削而投之是也或即謂札為削王褒僮約曰書削代牘蘇竟書云昔以靡研編削之才皆其證也詩云伐木滸滸毛傳云滸滸柿貌也史家假借為肝肺字俗本因是悉作脯腊之脯或為反哺之哺字學士因解云削哺是屏障之名既無證據亦為妄矣此是風角占候余風角書曰庶人風者拂地揚塵轉削若是屏障何由可轉也

三輔決錄云前隊大夫范仲公鹽豉蒜果共一

筩果當作魏顆之顆蒜顆是俗間常語尒故陳思王鷄雀賦曰頭如果蒜目似擘椒又道經云合口誦經聲璅璅眼中淚出珠子磥其字雖異其音與義頗同江南但呼為蒜符不知謂為顆學士相承讀為裹結之裹言鹽與蒜共一苞裹內筩中尒正史削繁音義又音蒜顆為苦戈反皆失也

有人訪吾曰魏志蔣濟上書云弊劫之民是何字也余應之曰意為劫郎是皀倦之皀尒（要用字苑云皀九偽反字廣蒼雅廣及陳思亦見王集）張揖呂忱並云支傍作刀劒之刀亦是剖字不知蔣氏自造支傍作筋力之力或借剖字終當音九偽反

晉中興書太山羊曼常頹縱任俠飲酒誕節兖州號為輶伯此字皆無音訓梁孝元帝嘗謂吾曰由來不識唯張簡憲見教呼為嚶羨之嚶自尒便遵承之亦不知所出簡憲是湘州刺史張纘謚也江南號為碩學案法盛世代殊近當是耆老相傳俗間又有輶輶（音沓）語蓋無所不見無所不容之意也顧野王玉篇誤為黑傍沓顧雖博物猶出簡憲孝元之下而二人皆云重邊吾所數本並無作黑者重沓是多饒積厚之意從黑更無義旨

古樂府歌詞先述三子次及三婦婦是對舅姑之稱其末章云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古者

子婦供事舅姑旦夕在側與兒女無異故有此言丈人亦長老之目今世俗猶呼其祖考為亡丈人又疑丈當為大北間風俗婦呼舅為大人公丈之與大易為誤亦近代文士頗作三婦詩乃為匹嫡並耦已之群妻之意又加鄭衛之辭大雅君子何其謬乎

古樂府歌百里奚詞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吹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為吹當作炊煑之炊案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關牡也牡所以止扉也或謂之剡移然則當時貧困并以門牡木作薪炊亦聲類作扊扅又或作戾

通俗文世間題云河南服虔字子慎造虔既是漢人其叙乃引蘇林張揖蘇張皆是魏人且鄭玄以前全不解反語通俗反音甚會近俗阮孝緒又云李虔所造河北此書家藏一本遂無作李虔者晉中經簿及七志並無其日竟不得知誰制然其文義允愜實是高才殷仲堪常用字訓亦引服虔俗說今復無此書未知即是通俗文為當有異近代或更有服虔乎不能明也

或問山海經夏禹及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如此郡縣不少以為何也荅曰史之闕文為日久矣加復秦人滅學董卓焚書典籍錯亂非止於此譬猶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等郡縣名出

諸藥物爾雅周公所作而云張仲孝友仲尼脩春秋而經書孔丘卒世本左丘明所書此說出皇甫謐帝王世紀而有燕王喜漢高祖汲冢瑣語乃載秦望碑蒼頡篇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下海內并厠猘黐韓覆畔討滅殘賊一本戚殊列仙傳劉向所造而賛云七十四人出佛經列女傳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頌終于趙悼后而傳有更始韓夫人明德馬后及梁夫人嫕皆由後人所羼非本文也

或問曰東宮舊事何以呼鵕尾為祠尾荅曰張敞者吳人不甚稽古隨宜記注逐鄉俗訛謬造作書字亦吳人呼祠祀為鵕祀故以祠代鵕字呼紺為禁故以系旁作禁代紺字呼盞為竹簡反故以木旁作展以代盞字呼鑊字為霍字故以金傍作雈代鑊字又金傍作患為鐶字木傍作鬼為魁字火傍作庶為炙字既下作毛為髫字金花則金傍作華窓扇則水傍作扇諸如此類專輒不少

又問東宮舊事六色罽緹是何等物當作何音荅曰按說文云蒼牛藻也讀若威音隐隈疑是字塢瑰反即陸璣所謂聚藻葉如蓬者也又郭璞注三蒼亦云蘊藻之類也細葉蓬茸生然今水中有此物一節長數寸細茸如絲圓繞可愛長者二三十節猶呼為蒼又寸斷五色絲橫著線股

間繩之以象著草用以飾物即名為著于時當紺六色罽作此著以飾緄帶張敞因造系旁畏佘宜作隈

栢人城東北有一孤山古書無載者唯闞駰十三州志以為舜納于大麓即謂此山其上今猶有堯祠焉世俗或呼為宣務山或呼為虛無山莫知所出趙郡士族有李穆叔季節兄弟李普濟亦為學問並不能定鄉邑此山佘當為趙州佐共太原王郡讀栢人城西門內碑碑是漢桓帝時栢人縣民為縣令徐整所立銘云土有巖務王喬所仙方知此巖務山也巖字遂無所出務字依諸字書即旄丘之旄也旄字字林一音亡付反今依附俗名當音權務佘入鄴為魏收說之收大嘉歎值其為趙州莊嚴寺碑銘因云權務之精即用此也

或問一夜何故五更更何所訓荅曰漢魏以來謂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云鼓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為節西都賦亦云衛以嚴更之署所以佘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遼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佘

爾雅云木山薊也郭璞注云今木似薊而生山

中案木葉其體似薊近世文士遂讀薊為筋肉之筋以耦地骨用之恐失其義

或問俗名傀儡子為郭秃有故實乎荅曰風俗通云諸郭皆諱秃當是前世有姓郭而病秃者滑稽調戲故後人為其象呼為郭秃猶文康象庾亮亦或問曰何故名治獄參軍為長流乎荅曰帝王世紀云帝少昊崩其神降于長流之山此事本出山海經流作留於祀主秋此說本於月令按周禮秋官司寇主刑罰長流之職漢魏捕賊掾亦晉宋以來始為參軍上屬司寇故取秋帝所居為嘉名焉客有難主人曰今之經典子皆謂非說文所明子皆云是然則許慎勝孔子乎主人拊掌大笑應之曰今之經典皆孔子手迹耶客曰今之說文皆許慎手迹乎荅曰許慎檢以六文貫以部分使不得誤誤則覺之孔子存其義而不論其文也先儒尚得改文從意何況書寫流傳耶必如左傳止戈為武反正為乏皿蟲為蠱亥有二豕六身之類後人自不得輒改也安敢以說文校其是非哉且余亦不專以說文為是也其有援引經傳與今乖者未之敢從又相如封禪書曰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此導訓擇光武詔云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是也而說文云導是禾名引封禪書為證無妨自當有禾名導非相如所用也禾一莖六穗於庖豈成文

乎縱使相如天才鄙拙強為此語則下句當云麟雙觡共抵之獸不得云犧也吾嘗笑許純儒不達文章之體如此之流不足憑信大抵服其為書隱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鄭玄注書往往引其為證若不信其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世間小學者不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凡爾雅三蒼說文豈能悉得蒼頡本指哉亦是隨代損益乎各周異西晉已往字書何可全非但令體例成就不為專輒亦考校是非特須消息至如仲尼居三字之中兩字非體三蒼尼旁盈丘說文居下施几如此之類何由可從古無二字又多假借以中為仲以說為悅以召為邵以閑為閑如此之徒亦不勞改自有訛謬過成鄙俗亂旁為舌揖下無耳黿鼉從龜奮奪從雚（胡官反）席中加帶惡上安西鼓外設皮鼙頭生毀離則配禹壑乃施豁巫混經旁臯分澤片獵化為猶（音曷獸名出山海經）寵變成寵（寵音郎動反孔也故從穴）業左盈土靈底著器率字自有律音強改為別單字自有善音輒析成異如此之類不可不治吾昔初看說文蚩薄世字從正則懼人不識隨俗則意嫌其非畧是不得下筆也所見漸廣更知通變救前之執將欲半焉若文章著述猶擇微相影響者行之官曹文書世間尺牘幸不違俗也案彌亘字從二間舟詩云亘之秬秠是也

今之隸書轉舟為日而何法盛中興書乃以舟在二間為舟航字謬也春秋說以人十四心為德詩說以二在天下為酉漢書以貨泉為白水真人新論以金昆為銀國志以天上有口為吳晉書以黃頭小人為恭宋書以召刀為劭桑同契以人負告為造如此之例蓋數術謬語假借依附雜以戲笑尒如猶轉貢字為項以叱為匕安可用此定文字音讀乎潘陸諸子離合詩賦拭卜破字經及鮑昭謎字皆取會流俗不足以形聲論也

河間邢芳語吾云賈誼傳云日中必熭注熭暴也曾見人解云此是暴疾之意正言日中不須史卒然便昃尒此釋為當乎吾謂邢曰此語本出太公六韜案字書古者暴曬字與暴疾字相似唯下少異後人專輒加傍日尒言日中時必須暴曬不尒者失其時也晉灼已有詳釋芳笑服而退

顏氏家訓卷第六

顏氏家訓卷第七

音辭

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已來固常然矣自春秋標齊言之傳離騷目楚祠之經此蓋其較明之初也後有揚雄著方言其言大備然皆考名物之同異不顯聲讀之是非逮鄭玄注六經高誘解呂覽淮南許慎造說文劉熹製釋名始有譬況假借以證音字僉而古與語今殊別其間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內言外言急言徐言讀若之類蓋使人疑孫叔言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高貴鄉

公不解反語以為怪異自茲厥後音韻鋒出各有土風遞相非笑指馬之諭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覈古今為之折衷權而量之猶金陵與洛下亦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濁而鉥鈍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然冠冕君子南方為優閭里小人北方為愈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辯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而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其謬失輕微者則南人以錢為涎以石為射以賊為羨以是為舐北人以庶為戍以如為儒以紫為姊以洽為狎如此之例兩失甚多至鄴已來唯見崔子約崔瞻叔姪李祖仁李蔚兄弟頗事言詞少為切正李季節著音韻決疑時有錯失陽休之造切韻殊為疎野吾家子女雖在孩稚便漸督正之一言訛替以為已罪矣云為品物未考書記者不敢輒名汝曹所知也古今言語時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異蒼頡訓詁反糒為通賣反娃為於乖戰國策音別為免穆天子傳音諫為閒說文音戛為棘讀皿為猛字林音看為口甘反音仲為辛韻集以成仍宏登合成兩韻為奇孟石分作四章李登聲類以系音羣劉昌宗周官音讀乘若乘此例甚廣必須考校前世反語又多不切徐仙民

毛詩音反驟為在遘左傳音切椽為徒緣不可依信亦為衆矣今之學士語亦不正古獨何人必應隨其訛僻乎通俗文曰入室求日搜反為兄侯然則兄當音所榮反今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語之不可用者璵璠魯之寶玉當音餘煩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當音為奇江南為呼為神祇之祇江陵陷沒此音被於關中不知二者何所承案以吾淺學未之前聞也北人之音多以舉莒為矩唯李季節云齊桓公與管仲於臺上謀伐莒東郭牙望見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則莒矩必不同呼此為知音矣夫物體自有精麤精麤謂之好惡人心有所去取去取謂之好惡上呼號下此音見於葛洪徐邈而河北學士讀尚書云好呼號反生惡殺於各反是為一論物體一就人情殊不通矣甫者男子之美稱古書多假借為父字北人遂無一人呼為甫者亦所未喻唯管仲范增之號須依字讀佘管仲號仲父范增號亞父案諸字書焉者鳥名或云語詞皆音於愆反自葛洪要用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於愆反於焉逍遙於焉嘉客焉用佞焉得仁之類是也若送句及助詞當音矣愆反故稱龍焉故稱血焉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託始焉佘晉鄭焉依之類是也江南至今行此分別昭然易曉而河北混同一音雖依古讀不

可行於今也邪者暗珊未定之詞左傳曰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邪莊子云天邪地邪漢書云是邪非邪之類是也而北人即呼為也字亦為誤矣難者曰繫辭云乾坤易之門戶邪此又為未定辭乎答曰何為不忝上先標問下方列德以折之忝江南學士讀左傳口相傳述自為凡例軍自敗曰敗打破人軍曰敗補敗反諸記傳未見補敗反徐仙民讀左傳唯一處有此音又不言自敗敗人之別此為穿鑿忝古人云膏粱難整以其為驕奢自足不能尅勵也吾見王侯外戚語多不正亦由內染賊保傅外無良師友故忝粱世有一侯嘗對元帝飲謔自陳癡鈍乃戍颸段元帝答之云颸異涼風段非干木謂郢州為永州元帝啟報簡文簡文云庚辰吳人遂成司隸如此之類舉口皆然元帝手教諸子侍讀以此為誡河北切攻字為古琮與工公功三字不同殊為僻也比世有人名暹自稱為纖名琨自稱為袞名洸自稱為汪名勣音韜自稱為猶音樂非唯音韻舛錯亦使其兒孫避諱紛紜矣

雜藝

真草書迹微須留意江南諸云尺牘書疏千里面目也承晉宋餘俗相與事之故無頓狼狽者吾幼承門業加性愛重所見法書亦多而翫習

功夫頗至遂不能佳者良由無分故也然而此藝不須過精夫巧者勞而智者憂常為人所役使更覺為累嵩仲將遺戒深有以也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惟知其書翻以能自蔽也蕭子雲每嘆曰吾著齋書勒成一典文章弘義自謂可觀唯以筆迹得名亦異事也王褒地胄清華才學優敏後雖入關亦被禮遇猶以書工崎嶇碑碣之間辛苦筆硯之役嘗悔恨曰假使吾不知書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觀之慎勿以書自命雖然厮猥之人以能書拔擢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也梁武秘閣散逸以來吾見二王真草多矣家中嘗得十卷方知陶隱居阮交州蕭祭酒諸書莫不得羲之之逸體故是書之淵源蕭晚節所變乃是右軍年少時法也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為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偽字（一本注前上為草能偽傍作長之類是也）野翁然以為楷式畫虎不成多所傷敗至為一字唯見數點或妄斟酌逐便轉移爾後墳籍略不可看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部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為憂言反為變不用為罷追來為歸更生為蘇先人為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唯有姚元標工於草隸留心小學

後生師之者衆洎于齊末祕書繕寫賢於往日多矣江南閭里間有畫書賦此乃陶隱居弟子杜道士所為其人未甚識字輕為軌則托名貴師世俗傳信後人頗為所誤也

畫繪之工亦為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吾家常有梁元帝手畫蟬雀白團扇及馬圖亦難及也武烈太子偏能寫真坐上賓客隨宜點染即成數人以問童孺皆知姓名矣蕭賁劉孝先劉靈並文學已外復佳此法翫古知今特可寶愛若官未通顯每被公私使令亦為猥役吳郡顧士端出身湘國王侍郎後為鎮南府刑獄參軍有子曰庭西朝中書舍人父子並有琴之書之藝尤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懷羞恨彭城劉岳素之子也仕為驃騎府管記平氏縣令才學快士而畫絕倫後隨武陵王入蜀下牢之敗遂為陸護軍畫支江寺壁與諸工巧雜處向使三賢都不曉畫直運素業豈見此耻乎

張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觀德擇賢亦濟身之急務也江南謂世之常射以為兵射冠冕儒生多不習此別有博射弱弓長箭施於準的揖讓昇降以行禮焉防禦寇難了無所益亂離之後此術遂亡河北文士率曉兵射非直葛洪一箭已解追兵三九讌集常麾榮賜雖然要輕禽截狡獸不顧汝輩為之

卜筮者聖人之業也但近世無復佳師多不能中古者卜以決疑今人生疑於卜何者守道信謀欲行一事卜得惡卦反令怵怵（音敕）如此之謂乎且十中六七以為上手粗知大意又不委曲凡射奇偶自然半收此何足賴也世傳云解陰陽者為鬼所嫉坎壈貧窮多不稱泰吾觀近古以來尤精妙者唯京房管輅郭璞尒皆無官位多或罹災此言令人益信儻值世網嚴密強負此名便有詿誤亦禍源也及星文風氣率不勞為之吾嘗學六壬式亦值世間好匠聚得龍晉金匱玉軨變玉曆（一本作玉變玉曆）十許種書討求無驗尋亦悔罷凡陰陽之術與天地俱生其吉凶德刑不可不信但去聖既遠世傳術書皆出流俗言辭鄙淺驗少妄多至如反支不行竟以遇害歸忌寄宿不免凶終拘而多忌亦無益也

算術亦是六藝要事自古儒士論天道定律曆者皆學通之然可以兼明不可以專業江南此學殊少唯范陽祖暅（暅音亘）精之仕至南康太守河北多曉此術

醫方之事取妙極難雖不勸汝曹以自命也微解藥性小小和合居家得以救急亦為勝事皇甫謐殷仲堪則其人也

禮曰君子無故不徹琴瑟古來名士多所愛好洎於梁初衣冠子孫不知琴者號有所闕大同

以末斯風頓盡然而此樂愔愔雅致有深味哉今世曲解雖變於古猶足以暢神情也唯不可令有稱譽見役勲貴處之下坐以取殘杯冷炙之辱戴安道猶遭之況爾曹乎

家語曰君子不博為其兼行惡道故也論語云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然則聖人不用博奕為教但以學者不可常精有時疲倦則儻為之猶勝飽食昏睡兀然端坐忩至如吳太子以為無益命韋昭論之王肅葛洪陶侃之徒不許目觀手執此並勤篤之志也能爾為佳古為大博則六著小博則二梟今無曉者比世所行一梟十二棊數術淺短不足可翫圍棊有手談坐隱之目頗為雅戲但令人躭情廢喪實多不可常也

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為其矢之躍也今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帶劒狼壺豹尾龍晉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瑣弘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之子並能一箭四十餘驍賀又嘗為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至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驍者彈棊亦近世雅戲消愁釋情時可為之

終制第二十

死者人之常分不可免也吾年十九值梁家喪

亂其間與白刃為伍者亦常數輩幸承餘福得至於今古人云五十不為夭吾已六十餘故心坦然不以殘年為念先有風氣之疾常疑奄然聊書素懷以為汝識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鄴舊山旅葬江陵東郭承聖末已啓求揚都欲營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郊北地燒塼便值本朝淪沒流離如此數十年間絕於還望今雖混一家道罄窮何由辦此奉營資費且揚都汙毀無復孑遺還被下濕未為得計自咎自責胃心刻髓計吾兄弟不當仕進但以門衰胄內單弱五服之內傍無一人播越他鄉無復資廕使汝等沉淪廝役以為先世之恥故靦冒人間不敢墜失無以北方政教嚴切全無隱退者故也今年老疾侵僅然奄忽豈求備禮乎一日放臂沐浴而已不勞復魄殮以常衣先夫人弃背之時屬世荒饉家塗空迫兄弟幼弱棺器率薄藏內無塼吾當松棺二寸衣帽已外一不得自隨床上唯施七星板至如蠟弩牙玉豚錫人之屬並須停省掃霓明器故不得營碑誌旒旐彌在言外載以鹽甲車襯土而下平地無墳若懼拜掃不知兆域當作一堵低墻於左右前後隨為私記耳靈筵勿設枕几朔望祥禫唯下白粥清水乾棗不得有酒肉餅果之祭親友來餟酹者一皆拒之汝曹若違吾心有加先妣則陷

父不孝在汝安乎其內典功德隨力所至勿刳竭生資使凍餒也四時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親不忘孝道也求諸內典則無益焉殺生為之翻增罪累若報罔極之德霜露之悲有時齋供及盡忠信不辱其親所望於汝也（一本無半月半孟蘭盆六字却作及七月半孟蘭盆望於汝也）孔子之葬親也云古者墓而不聞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然則君子應世行道亦有不守墳墓之時況為事際所逼也吾今羈旅身若浮雲竟未知何鄉是吾葬地唯當氣絕便埋之尒汝曹宜以傳業揚名為務不可顧戀朽壤以取湮沒也

顏氏家訓卷第七

風操第六

攷證一卷

博有五皓之稱

博有五白齊威公名小白故改為五皓一本以博為傳者非

顧元歎慕蔡邕

三國志顧雍字元歎以其為蔡邕所歎一本作元凱者非

案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並是對姑立稱

爾雅云女子謂昆弟之子為姪左傳云姪其從姑喪服經亦一書也隋書經籍志喪服經

父不孝在汝安乎其內典功德隨力所至勿刳竭生資使凍餒也四時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親不忘孝道也求諸內典則無益焉殺生為之翻增罪累若報罔極之德霜露之悲有時齋供及盡忠信不辱其親所望於汝也（一本無七月半盂蘭盆六字却作及七月子之葬親也云古者

此卷口上寫　顏氏家訓　敎子第七

守墳墓之時況為事際所逼也吾今羈旅身若浮雲竟未知何鄉是吾葬地唯當氣絕便埋之尒汝曹宜以傳業揚名為務不可顧戀朽壞以取湮沒也

顏氏家訓卷第七

敎子第七

風操第六

博有五皓之稱　公名小白故改為五皓一本博有五白齋威以博為傳者非

顧元歎蔡邕　三國志顧雍字元歎以其為蔡邕所歎一本作元凱者非

案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並是對姑立稱

爾雅云女子謂昆弟之子為姪左傳云姪其從姑喪服經亦一書也隋書經籍志喪服經

傳及疏義凡十餘家一本作衰服經者非

劉縚緩綏兄弟並為名器其父名昭又云劉字之下即有昭音

南史劉昭本傳子縚緩附一本以昭為照者非

勉學第八

齊孝昭帝云云若見古人之譏欲母早死而悲哭之

淮南子說山訓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江淮為社謂夫欲其母之死者雖死亦不能悲哭矣，若有知吾鍾之不調一何可笑

淮南子脩務訓昔晉平公令官為鍾，成而示師曠師曠曰鍾音不調平公曰寡人以示工，皆以為調而以為不調何也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鍾之不調吾字疑當為晉字一本以鍾為種者非

文章第九

王褒過童僮約

褒有僮約一篇自言到寡婦楊惠舍故言過童僮約下對楊雄德敢美新約字頗似幼

字諸本誤以為過章童約

堂上養老送兄賦桓山之悲

家語顏回聞哭聲非但為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孔子使人聞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決乎曰回也善於識音矣

陸機為齊謳篇云其為吳趨行

樂府陸機齊謳行備言齊地之美亦欲使人推分直進不可妄有所營也又云崔豹古今註曰吳趨行吳人以謂其地陸機吳趨行曰聽我歌吳趨〻步也一本作吳越行者非

名實第十

趙熹之降城

後漢趙熹傳舜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肎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熹信義著名願得降之使詣舜陰而李氏遂降諸本誤作趙喜

玉珽杼上終葵首當作何形乃答云珽頭曲圜勢如葵葉爾

禮記玉藻注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故以此答為非

獸迹鳥迹
迹音航又音岡唐韻云獸迹諸本不考以為
音闕

歸心第十六

高柴折像
家語弟子行高柴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後漢
方術傳折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
芽

書證第十七

駉頌
駉頌既美僖公牧于坰野之事何限騂騭乎
諸本皆作騂駱獨謝本作騂騭考之字書騂
牝馬也騭牡馬也顏氏方辯駉〻牡馬故
博士難以何限於騂騭後又言必無騂也
亦非騂也義益明白騂駱二字雖見駉頌
施之於此全無意義故當從謝本

孟子曰圖景失形
未詳或恐是外書

太史公論英布曰禍之興自愛姬生於妬媢以
至滅國又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妬
媢之誅此二媢並當作娼〻点妬也云〻
英布之誅為意責赫爾
說文娼夫妬婦也蓋可明顏氏之說也

秦權

蜀有秦權二銘篆文明其用備載之以考顏

氏之異

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灋度量剔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凡四十字顏氏亦言四十字而今本有四十一字蓋誤以廿字為二十字

明壹之顏氏誤作壹明之義未安當從篆本剔古則字謝本音制非壹古壹字

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灋度量盡始皇帝為之皆有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毋疑

凡六十字顏氏稱五十八字一字磨滅見有五十七字了了分明皆有刻辭焉顏氏無有字而刻辭不稱顏氏誤以而字作所字其於久遠也顏氏誤以也字作世字說文世注云秦刻石也字權銘正作廿字

刻此詔故刻左顏氏缺故刻二字而云一字磨滅

字數不同恐顏氏所見秦權自有異同故仍從顏氏若而字也字則真誤矣故改焉

陳思王鷄雀賦曰頭如果蒜

諸本皆作雀鷄賦又云蒜果者非

皆由後人所羼

說文羼羊相厠也一曰相出前也初限切

又問東宮舊事六色罰緹是何等物當作何音

荅曰按說文云菪牛藻也讀若威音隱塢瑰

反

說文菪牛藻也从艸君聲讀若威渠隕切

與顏氏所引不同未詳

猶文康象庾亮

晉書亮本傳謚文康

拭卜破字經

隋書經籍志有破字要決一卷又有式經一

卷拭卜破字經未詳

鄉貢進士州學正林憲　同校
迪功郎司户參軍趙善意　監刊
從事郎特添差軍事推官錢慶祖
從事郎軍事推官王柟
承直郎軍事判官崔昌高
迪功郎州學教授史昌祖　同校
承議郎添差通判軍州事樓鑰
朝請郎通判軍州事管鈇
朝奉郎權知台州軍州事沈揆

顔黄門學殊精博此書雖辭質義直然皆本之孝弟推以事君上處朋友鄉黨之間其歸要不悖六經而旁貫百氏至辯析援證咸有根據已自當啟悟來世不但可訓思魯愍楚輩而已揆家有閩本嘗苦篇中字譌難讀顧無善本可讎比舊蜀本來守天台郡得故參知政事謝公家藏舊蜀本行間朱墨細字多所寫定則其子景思手校也迺與郡丞樓大防取兩家本讀之大氐閩本尤謬誤五皓實五白蓋博名而誤作傅元欵本顧雍字而誤作凱喪服經自一書而誤作經馬良曰騂壯曰騭而誤作騂駱至以吳趨為吳越桓山為恒山僮約為童幼則閩蜀本實

同惟謝氏所校頗精善自題以五代宮傳和凝本叅定而側注旁出類非取一家書然不正童幼之誤又叅權銘文劃實古則字而謝音制亦時有此疏外讎書之難如此於是稍加刋正多采謝氏書定著為可傳又別列攷證二十有三條為一卷附于左若其轉寫甚譌與音訓辭義所未通者皆存之呂埃洽聞君子淳熙七年春二月嘉興沈揆題

未散之頃獨其宦情倦厭多逕而阻叙則[illegible]不能通耳衍山以內及屋[illegible]帝王之化文事禮俗日益盛其地益遠不相往來[illegible]之[illegible]服以外夫外之不能遠之不怒亦已可矣幸各不失其位亦已幸矣其間名者有異於彼何嘗能百年不相亂而欲兼治遠徭恩不行通車馬[illegible]之平西漢以來矣居位[illegible]余[illegible]而[illegible]福以[illegible]於唐人事以外[illegible]可悲而不可責也況今[illegible]者[illegible]賦方[illegible]傳[illegible]伝[illegible]之[illegible]極[illegible]羽以[illegible]與愼員常數不合陷于[illegible]出於唐人目睹手鳴其[illegible]名固[illegible]不[illegible]有[illegible]而[illegible]其[illegible]其[illegible]如服[illegible]好去人不遠[illegible]相[illegible]有相[illegible]方[illegible]者合[illegible]特徒非[illegible]世[illegible]反[illegible]玩[illegible]不[illegible]于西[illegible]五[illegible]乎[illegible]有[illegible]其[illegible]